

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尙書撰異序

乾隆四十七年王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
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始
箸離渚灘迄重光大淵獻臬月乃成序曰經惟尙書取尊
尙書之離厄取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
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
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未開寶之改釋文
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僞古文自有宋朱子刪議於
前迄我

朝閻氏百詩

有尙書古文疏證

惠氏定字

有古文尙書考

解而闢之其說

大備舉鄭君逸篇之目正二十五篇之非真析三十一篇

爲三十三篇之非是鑄鼎象物物無遁情悔內學者家喻
戶曉經術之極盛超出於漢博士之抑古文唐正義之不
用馬鄭不可以道里計顧作僞者既服其罪矣而古文三
十一篇字因天寶開寶之舊是以唐之今文尙書亂之也
其不可一也好尙新奇之輩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
尙書號壁中本二十五篇皆在焉是作僞於僞古文既出
之後也其不可二也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
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實鑿之
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
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
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尙書釋文此非陸
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
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
蜀薛季直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故偶
辨之而已今或以爲此卽
僞孔序所謂據古者亦非也
歐陽夏侯尙書佚見於尙書

大傳漢石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尙書緯尙書正義者或盡舉以改竄經文是以漢之今文尙書亂之也其不可三也說文解字所傳尙書多不與經同由孔安國以今字讀易其字而許君存其舊如周禮經杜子春二鄭讀易其字傳寫者既從所讀而注中存其故書之舊周禮不得盡改從故書則尙書不得盡改從說文也必改從說文則非漢人之舊且或取經傳諸子所傳尙書以改尙書是尙書身無完膚矣其不可四也

當謂五十六篇之書以二十五篇爲者經

廟諸三十一篇眞者之閒如魚目混珠武夫混珠武夫混珠幸人喜珠璧可寶則併魚目武夫寶之未有疵類其隨珠胡缺其和璧以雜廟之魚目武夫之閒致兩用不難者當作偽時杜林之泰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詁賈逵之古文尙書訓詁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選傳之本

偽者安有黠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
馬鄭不類以啓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是以雖析一
爲二而慎微之上終未著一字後有愚者蓋偽孔傳本與
乃爲之學者得此說而求之思過半矣
馬鄭本之不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
外斷其妄竄至若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書載在令甲
漢人詔冊章奏皆用博士所習者至後漢衛賈馬鄭迭興
古文之學始盛約而論之漢諸帝伏生歐陽氏夏侯氏司
馬遷董仲舒王褒劉向谷永孔光王舜李尋楊雄班固梁
統楊賜蔡邕趙岐何休王充劉珍皆治歐陽夏侯書者
孔安國劉歆杜林衛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慎應邵
徐幹韋昭王粲虞翻皆治古文尙書者皆可參伍鉤考而
得之馬班之書全用歐陽夏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說而

大誓

周書

大誓

周書

大誓

三篇唐後乃
亡故存其目

周書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洪範第十三

周書左氏說文皆曰商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康誥第十六

周書

酒誥第十七

周書

梓材第十八

周書

召誥第十九

周書

雜詁第二十

周書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柴誓第二十八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書序第三十二

古文尚書撰異序終

古文尙書撰異卷一

段玉裁學

堯典第一

虞夏書

說文謂之唐書

曰若稽古

文選東都賦憲章稽古李善注尙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王裁按此李善所據本作粵也唐時各本不同故李善引作粵李賢注班固傳引作曰與正義本同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字亦作曰蔡氏沈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尙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也宋

人多誤認此爲壁中真本 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獨
舉陶暮也蓋堯典亦然下文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逸
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揆民之
任夷德之用此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惟稽古

帝堯曰放勳

釋文徐云鄭王如字王裁按音家多循其義以爲音蓋
鄭王放訓大放縱之放有大義故云如字也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勳古文作勛从員按周禮夏官司
勳注曰故書勳作勛鄭司農曰勛讀爲勳勳功也以說
文殂字下引勛乃殂證之則壁中故書作放勛孔安國
庸生乃易爲勳許君存壁中之舊故殂字下引書作勛

又按注中凡言讀爲者皆易其本字若勲則一字特異其諧聲鄭司農當云勲古文勲不當言讀爲也而言讀爲者古文旣絕漢初不識周禮初出時以意定勲爲勲字而不敢斷爲一字異體至許君乃敢斷之曰古文勲耳禪讀爲祀同

欽明文思安安

按欽明文思安安古文尙書也欽明文塞晏晏今文尙書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放勲欽明文塞今版本作思淺人所改晏晏第五倫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聰疑當作欽明文塞晏晏鄧壽傳曰塞晏之化諫釋魏受禪表曰欽明文

塞思與塞同部雙聲故古思今塞凡古文尙書與今文尙書乖異不盡關乎音韻此則關乎音韻者凡緯書皆出於漢書緯則皆襲今文尙書凡漢人之於尙書惟博士所習者是業終漢之世惟歐陽夏侯得置博士是以上自帝王下及庶人其所傳引尙書未有外於是者而漢季先鄭馬季長鄭康成注經乃一用古文尙書此考古之大較也此書以撰異名詳古文今文字句之同異而其說之同異不暇詳雖不暇詳而時論及之至壽傳注引鄭考靈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道德純備充實之意也故以訓塞此今文尙書說也鄭注古文尙書云慮濇通敏謂之思此古文尙書說也各如其字釋之若

馬季長注古文尙書曰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尙書之說注古文尙書讀思爲塞易其字也凡馬鄭王雖薄歐陽夏侯而不盡廢其說如馬此條是

按塞字從土近或改從心作塞傳合說文解字攷詩燕燕定之方中常武字皆作塞而魏碑欽明文塞刻畫可稽凡古書字蹟卽審定譌繆改竄尙當慎安可偏據許氏一書因許書所無則盡改古籍所有以爲尊許因許書字各有本義則盡改假借之字勒歸本字如用塞改塞其意改假借歸本字也不思塞實非故訓乎六書假借可廢乎詩書可盡改古籍面目可盡失乎舉此爲言小學者破惑

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寬裕

晏晏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

俗刻作晏然誤

以寬因羣下陳寵

傳數詔羣僚仰崇晏晏馮衍傳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

崔瑗司隸校尉箴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蔡邕司空袁

逢碑曰其惠和也晏晏然此皆用今文尙書也爾雅晏

晏溫和也古安晏通用如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

作晏孺子是也

又按漢人多稱引歐陽夏侯書而歐陽夏侯尙書永

嘉後既亡則不能指其所出如文憲晏晏唐人第以爲

出考靈耀不知作書緯者亦用今文尙書也

允恭

尙書後案曰恭古作共玉裁按此誤也尙書凡恭肅字皆從心供奉供給字則作共分用畫然漢石經無逸篇嚴恭寅畏與徽柔懿共惟正之共各體可證懿共非恭肅字也說詳後各篇 又按詩恭敬字皆作恭惟詩韓奕虔共爾位鄭云古之恭字或作共與毛說異然云或作則知偶一有之非其常也

克讓

漢書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讓古讓字玉裁按鄭君注曲禮曰讓卻也或者讓古讓字說文解字曰讓推也讓相責讓也許君以从手者爲謙讓字矣

光被四表

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鄭君周頌箋引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此用古文尙書也漢書王莽傳莽奏曰昔
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溫四表橫
被無窮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曰橫被四表昭格
上下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今黎庶愷
以鼓舞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張衡東
京賦曰惠風橫被今文選雖改爲廣而魏都賦注所引
蓋同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皆云充塞天地
光被四表此蓋本作橫淺人用古文改之此皆用今

文尙書也戴先生與王鳳喈內翰書曰孔傳光充也陸
德明釋文無香切孔冲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
爾雅枕頤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孫作光古黃

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
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此字
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
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爾雅
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號
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堯典古本
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
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
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

以德及天地言也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
讀古曠反庶合充霸廣遠之義而釋文堯典無音切於
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聚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
不能終其物玉裁按先生此書但云古本必有作橫被
者而未知漢人言橫被者甚多又未知伏生作橫壁中
作光皆卽枕字爾雅說文枕充也枕橫通用與今文尙
書合孫叔然爾雅作光充也與古文尙書合古文尙書
光字卽枕之假借鄭君釋以光耀見周頌正義此就本義釋
之僞孔云光充也此就假借釋之用今文注古文也古
今文字異而音義同僞孔訓爲長枕之訓充者凡物將
充滿之必外爲之郭而後可充孟子曰擴而充之擴卽

橫字之異體四面爲之橫而充之也漢人訓詁之法當云枕猶充也爾雅舉其大致而已

淮南王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高

注橫讀枕車之枕洪氏蕊登榜曰漢人橫枕通用甚明

玉裁按木之橫者曰枕枕車謂車之有枕者也李登聲

類作軌車下橫木也見眾經音義釋予應眾經音義曰枕音

光古文橫廣二形聲類作軌今車牀及梯輦下橫木皆

是也然則枕是本字橫是假借字橫之古音讀如黃亦

讀如杭用爲枕之假借則讀如光而恢郭之義則漢後

橫枕皆切古曠今俗謂器物之橫木亦古曠切此古今

語有輕重也墜形訓說崑崙崙虛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

高注橫猶光也此光字乃桄字之誤山海經面有九井以玉爲檻玉橫卽玉檻甚明說文且字下曰从凡足有二橫魯頌鄭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明堂位俎夏后氏以嶽鄭注嶽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橫皆卽桄橫被四表橫四維謂以四表四維爲圻墦而郭之古無廓字郭廓同字爲之郭而郭之爲之橫而橫之正是一理橫郭也與韓詩觥古音光廓也亦是一理孟子擴而充之擴乃橫之俗字孟子原書當是橫而充之趙注擴廓也當是橫郭也今人讀擴爲廓而已集韻四十二宕古曠一切有桄橫擴橫擴五字實是一字可以證古音古義

古經字多假借非兼考各家難得其說如毛詩如鳥斯
革故訓傳曰革翼也韓詩作翱翹也韓用本字毛用假
借字而其說正同正如古文作光今文作橫而其義正
同鄭君以光耀釋之未協其箋詩牽引尙書希革字亦
令學者消惑

漢書文帝紀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
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按此漢
人用橫字之一端也

格于上下

許叔重說文解字八篇人部曰假非眞也从人叢聲一

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

一曰至也四字蓋非許書之
舊許君引經文與其字義不

合者甚多皆六書之假借也如無有作攷何關人姓布
重奠席何關火不明我乃酌彼金罍河關市買多得好
幾姑其本字攷奠乃其假借字也二篇彳部曰假至也
與方言合然則假其本字假其假借字淺人見引虞書
與非真之義不屬則妄增一曰至也四字以聯屬之方
言假至也郭音駕證以集韻四十禡則其字本從彳

按許書自序云其僭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
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凡許所僭尙書皆孔
安國壁中本凡壁中本有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定其字
者如塉改作朋韶定作斷載定作蠢之類是也叔重存
其故書本字往往與今本乖異職此之由凡安國讀定
之本遞傳至衛賈馬鄭王及僞孔唐天寶三載命一不
學無識之衛包盡改其古字如共改作供女作汝鄉作
嚮御作迓奴作拏庸作鏞榮作榮淺作饒鳥作島道作

導尼作昵旄作毛雫作蒙圍作驛柴作費馮作憑幾作
箋數作塗闕作開之類是也。許所見壁中是假字。而今
本堯典格字五見。考毛詩楚茨擗作格。毛云來也。至也。
雲漢作假毛云至也。是古時格假通用。尙書作格。其來
已久。

王逸注招魂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叔師多用今文。
尙書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後漢書孝順帝紀。
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
帝。漢書。惟先假王。正厥事。尙書大傳。祖考來假。此今文。
尙書有假無格之證。

易王假之王。假有廟。虞翻皆云。假至也。詩來假祁祁。鄭

云假至也毛鄭於假字或云大也或云升也或云至也其音皆讀如賈或讀如嫁陸氏釋文於升至二義皆云更白反非也

凡史記漢書所引今文尙書淺人少見多怪輒以所習古文尙書改之如史記五是來備見於章懷之後漢書注而今本宋世家乃作曰時五者來備便程南爲見於司馬貞張守節之注而今本五帝本紀作南譌漢書舜讓于德不台見於李善文選注而今本王莽傳作不嗣循是求之兩漢書或作光作格者皆此類也

克明俊德

禮記大學篇帝典曰克明峻德此與古文尙書合特山

旁人旁爲異耳今文尙書作克明訓德訓順也史記五
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
徐廣皆讀曰訓王裁按今文尙書五品不訓史記作不
馴然則馴訓古通用今有平去之別古以川聲同音周
禮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而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
以明之今本周禮作土訓注云訓讀爲馴者淺人妄改余別有說一篇周易馴致其道
徐仙民音訓劉昌宗周禮馴音訓堯典若釋爲順者本
紀作馴馴子工馴予上下草木鳥獸是也或徑作順順
此事是也洪範于帝其訓世家訓作順知馴訓順三字
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明訓德與五品不訓用
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尙書已佚而祖飢謚哉

之類尙存一二又採集舊聞知馴卽訓字故云古訓字也凡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全用今文尙書

凡史記錄尙書有苦其難讀以故訓字易之者如克明作能明協和作合和是也有所用今文尙書與古文本不同者如俊德作訓德萬邦作萬國是也辨乎斯二者而後能讀史記而後能讀尙書

以親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兩言尙書曰以親九族

九族旣睦平章百姓

詩采芣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按書傳者謂尙書大傳也今尙書大傳無辨章百姓之語散佚非完

書也史記索隱云便章古文尙書作平今又作辯是小
司馬所見尙書大傳亦有之後漢書劉愷傳曰職在辨
章百姓宣美風俗班固典引曰惇睦辨章之化荅賓戲
曰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東觀漢紀曰臣下百僚力誦聖
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

見太平御覽

此皆用今文尙書也而

李賢注後漢書兩引辯章百姓鄭注云辯別也章明也
蓋鄭注尙書讀平爲辨從今文尙書也毛詩傳曰平平
辯治也鄭注論語曰便便辯也古便平辨辯四字通用
尙書平辨皆訓使鄭注周禮馮相氏辨秩東作辨秩南
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正義云尙書皆作平今皆云辨
據書傳而言然則亦從今文尙書易平爲辨也

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說文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
𠂔與平相似孔氏誤𠂔爲平耳玉裁按平辨雖一在古
音十一部一在古音十二部而同入最近是以周易清
真通用洪範偏平合韵尙書平辨皆訓使召詰平來一
作辨來酒詰
勿辨乃司民涵于酒書序王俾
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俾一作辨此平章卽辨章之理也
不必如惠所說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五帝本紀作合和萬國漢書地理志曰書云協和萬國
漢書宣帝紀地節元年詔曰蓋聞堯親九族已和萬國
論衡藝增篇尙書協和萬國王裁按古文尙書邦字今
文尙書皆作國漢書引毋敎佚欲有國史記二百里任

國白虎通侯甸任衛作國伯此等國字非爲本朝諱自是今文尙書本作國漢人詩書不諱不改經字蔡邕所書今文般庚試以爾遷安定厥國此可以相證宋史禮志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此說蓋非無見蓋引經傳皆仍其舊若常雨若常暘若則以訓故字代之

小司徒乃分地域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玉裁按域卽或字或卽國字此古國與邦通用之證也或

云邦雖韻語國則不韻予曰此不必韻老子脩之國其德乃豐未嘗非古合韻也

黎民於變時雍

於陸無音正義釋以於是或疑本作于衛包改之玉裁按蓋相傳舊本如是如毛詩侯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皆作於也兩夔曰於予陸氏亦不音烏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書云黎民於蕃時雍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應劭注云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蓋應用古文尙書讀蕃爲變正如五行志思心曰容應劭亦用古文尙書讀容爲容韋注蕃訓多則如今文說不改字師古所引音義蓋刪去古文作變之語

漢孔宙碑於六時雍六卽今之卞字升之變體升蓋蕃之假借古音升讀如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

字本從止衛包改從日

漢書藝文志說陰陽家云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厯象日月星辰 中論厯數篇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敬授民時

民時衛包改作人時玉裁按民時自來尙書無作人時者卽以注疏本證之洪範孔傳皋陶謨正義皆云敬授

民時唐初本不誤也自唐孝明天寶三載始命衛包改古文尙書包以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乃竟改爲人時而古人引用如鄭注尙書大傳徐氏偉長中論厯數篇韋氏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皆治古文尙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厯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王莽傳漢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尙書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

宅今文尙書作度周禮注引度西曰柳穀此鄭引今文尙書也然則宅嵎夷宅南交宅朔方今文皆本作度矣楊雄方言曰度尻

今之居字

也東濟海岱之閒或曰度與今

文尙書合攷三危旣宅夏本紀作旣度是降正宅土風
俗通義作度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本紀作有度
五度然則凡古文尙書皆作宅凡今文尙書皆作度五
帝本紀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皆作居者此以
訓詁之字代之也戴先生曰當從朱子說作度而訓爲
度曰景與周禮測日南曰北曰東曰西合爲一義 尙
書正義卷二引夏侯歐陽等書宅嵎鐵字作宅者蓋誤
依古文尙書

嵎夷古文尙書作嵎夷今文尙書作禺鋹說文十三篇
土部曰嵎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
聲尙書曰宅嵎夷玉裁按此許用古文尙書也惟從土

與從山異蓋古文尙書字本從土轉寫誤從山說文土部塢夷山部封嶠二字畫然玉篇土部曰塢夷日所出虞書分命義仲宅塢夷本亦作嶠蓋有塢嶠二本後人舍是從非耳說文九篇山部嶠字下曰嶠鍤大徐作鍤小徐作鐵嶠谷也玉裁按此用今文尙書也嶠當本是禺或增山旁耳史記夏本紀索隱曰嶠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尙書堯典釋文曰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鍤尙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宅嶠夷爲宅嶠鐵玉裁按嶠鐵卽禺鍤鍤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廣韵上平六脂嶠字下云嶠嶠山名書作嶠夷以脂切集韵上平六脂鍤字下云嶠鍤東表之地延脂作知誤切廣韵集

韵十二齊皆有鏤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鏤嶼三字

通用

集韵無嶼字疑廣韵嶼乃鏤之誤

凡緯書皆出於漢人之手故考

靈曜帝命驗皆用今文尙書釋文引史記作禺鏤今史

記作郁夷乃禺鏤之別本郁在九侯入聲

自之哈轉入

禺在

侯部平聲釋文之史記二字疑說文二字之誤謂山部
場字下所云也或陸氏所據史記與張守節司馬貞本
不同

禮記月令注曰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正義云今
尙書者今文尙書也玉裁按疑今字下有脫文鄭之注
經引今文尙書絕少惟周禮有度西曰桺穀一條耳且
古文嵎夷今文作禺鏤皆有左證不當以宅嵎夷系之

夏侯歐陽書也或云今尙書者猶言今月令蓋本作度
禹鍤而後人用所習古文改之余以爲周禮注引桺穀
者爲櫝讀桺之證此引書爲命田舍東郊之證不必援
禹鍤字也非有脫文則今爲衍字

又按尙書正義曰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
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
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絕句宅嵎夷此謂禹之鐵此謂夏
昧谷古文曰桺谷夏侯心腹腎腸古文曰憂優之腎腎之陽
揚之誤夏侯等文剗剗剗剗云臙宮剗剗頭庶剗夏侯是鄭注
不同也此四條皆上句古文下句今文本自明白不意

善讀古書如閻百詩氏尙誤會而互易之

尙書古文疏證第二十三

近注尙書者皆襲其誤甚矣句度之難也四條皆有左證各見當篇

又按尙書正義宅嵎夷爲宅嵎鐵宋版鐵作嵎

尙書

釋文嵎字下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鐵毛居正正誤云史

記作郁夷說文作嵎嵎鐵古鐵字蓋嵎誤爲鐵也 玉

裁按大小徐說文皆無嵎字毛氏說文二字蓋廣韻二

字之誤筆玉篇集韻皆無嵎字廣韻嵎嵎殊不可憑宋

本尙書乃或改鐵爲嵎凡宋版之不可盡信如此

又按徐氏楚金說文繫傳云古文尙書夷作鐵此所云

古文尙書者蓋卽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

仲至呂微仲晃公武薛季宜者也從各書抄撮而成此
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深辯

曰暘谷

按古文尙書作暘今文尙書作暘說文七篇日部曰暘

日出也從日易聲虞書曰曰暘谷

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暘谷七字大徐本

作商書曰暘谷五字按當作虞書曰曰暘谷六字二徐本脫贖皆因曰字疊出致譌亂如口部商書曰曰囀今本譌謬此與土部宅堦夷相屬解古文尙書也九篇山

正同

部暘字下曰一曰暘鎋暘谷也

暘谷上當有曰字轉寫失之

此解今

文尙書也以暘鎋今文則知相屬之暘谷今文無疑也
許君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
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許君所引尙書必皆孔氏古

文今按許君敘述言其梗槩其所引出錢暢谷箋箋曳
梓褒毛旁述屏功則不廢今文正如偁詩毛氏而江之
永矣偁毛江之兼矣則偁韓偁春秋左氏而引公羊非
一也

寅賓出日

說文寅辰名寅敬惕也尙書古本多作寅字故唐人引
書多作寅李仲璇孔子廟碑作寅賓集韻引寅淺納曰
凡堯典咎繇謨寅字似皆當作寅攷爾雅釋故寅敬也
古字多假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寅奉天命李善
注引爾雅寅敬也鄧展注漢書亦曰寅敬也則爾雅古
本亦作寅

釋文曰賓如字徐音殯玉裁按仙民讀爲上殯承殯經
殯之殯說文八篇人部曰殯導也或從手作殯仙民音
得孔意如字非也 按賓讀平聲殯讀去聲此自後人
分別古無是也故假賓爲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設
九賓於廷周末禮廢殯至於九侈靡之故也

僞孔傳云賓導也此蓋依今文家說五帝本紀敬道曰
出此賓訓導之證也道導古今字

平秩東作

說文豐部及僞孔本作平鄭作辨馬作萃此鈞是古文
尙書而因音近不同也鄭作辨者周禮馮相氏注辨秩
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字皆作辨又上文

平章鄭亦作辨章可證也鄭注辨章曰辨別也度此訓亦當同也馬作華者釋文曰平如字馬作華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玉裁按古者平辨皆訓使如雒誥侂來以圖羣經音辨作平來以圖漢書劉向傳亦作平來以圖雒誥侂來來示予漢人所引亦作辨來來示予酒誥勿辨乃司民涵于酒書序王俾榮伯俾馬本作辨詩桑柔傳云并使也爾雅釋詁云拚抨使也集韻十三耕曰拚抨侂_{疑當作并}平華六字同玉裁謂平與辨清真之合平與俾清支之合也詩書作從艸之并華皆字之假借也

尙書大傳辯秩辯在字皆作辯史記五帝本紀字皆作

便此皆今文尙書辨辨便古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文異也

方言青齊之間墾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墾爲平使是也按平使乃古語可爲尙書平來之證今本方言作卒便者乃譌字耳匡謬正俗云俗語謂聽之使去爲不使卽俾使也疾言之音訛若云不使爾今按亦卽平使之音訛平補耕反與俾不皆雙聲

說文五篇豐部曰艷爵之次第也從豐第虞書曰平艷

東作此蓋壁中古文也尙書大傳曰辨秩東作見索隱

辨秩南僞辨秩西成周禮馮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朝易正義云皆

據書傳而言按辨與辨通用今本此伏生今文也今本大傳佚辨秩東作辨秩南僞二條

古文尙書皆作秩蓋由孔子國以今文字讀之讀鄴爲秩也壁中古文初出時眇通其讀者孔子國以隸書定其音讀通其假借如鄴易爲秩絀易爲朱韶易爲斷絀易爲肆載易爲蠡此定其音讀也如攷易爲好狙易爲桓攷易爲伯堀易爲朋岫易爲拙奠易爲篋緇易爲貍此通其假借也

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按今文二字蒙上古文二字而言壁中書皆古文故謂之古文尙書今文者漢所習隸書也以今文讀之者猶言以今字讀之也秦製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遂絕壁中古

文豔能識者安國獨能以今字寫定古文凡古云讀者其義不一諷誦其文曰讀定其難識之字曰讀得其假借之字曰讀抽續其義而推演之曰讀子國於壁中書兼此四者故如古文作𠂔隸作𠂔古文作𠂔隸作斷朋之假借爲𠂔好之假借爲𠂔桓兒之假借爲𠂔縮皆子國𠂔爲之竝口說各篇大義遞傳至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者以故尙書有古孔說今歐陽夏侯說而其奇文異畫往往見於說文解字而馬鄭王僞孔尙書中無之竊謂此正如周禮一書出於山巖屋壁經劉歆杜子春鄭眾賈逵之讀而後行鄭君康成注中凡言某故書作某杜子春鄭司農讀爲某者今周禮多

已改從杜鄭所讀爲之字而不從山巖屋壁故書之字
康成所云二三君子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是也
由此言之說文解字所載尙書其壁中故書存其籒蹟
歟馬鄭王僞孔之本其子國以今字讀定者歟馬鄭王
之注必有如周禮故書作某儀禮古文作某今文作某
之云而盡散失難考僞孔之傳則目不睹真壁中物缺
而不道今之言尙書者必欲用說文解字改馬鄭王僞
孔相傳之本是鵠鵬已翔乎寥廓之字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也尙史記謂上文伏生尙書爲今文則漢魏人祇
有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二目絕無謂歐陽夏侯爲
今文尙書者漢魏人注漢書多以古文別於歐陽夏侯

如云容古文作睿台古文作嗣祖古文言阻隔古文作
擊是也晉以後古文尙書盛行始有言今文尙書以別
之者如晉末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作不怡今文曰
惟荆之謚哉今文尙書作祖飢裴松之注三國志今文
尙書曰優賢揚歷此今文尙書四字之始見唐人作經
典釋文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作五經正義於尙書則
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卷二於禮記月令則
曰鼃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
文尙書不知自漢以來謂之歐陽尙書而已夏侯尙書
而已不得因徐廣裴松作注別於古文尙書立此名目
而曲爲之說倡古有此名者然也且惟今文尙書四字

古人所無有通人所不道故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
包改易尚書名之曰今文尚書且史記云以今文讀之
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者謂今之文字也讀
之者兼前四者而言故曰因以起其家謂於伏生歐陽
尚書外別立古文家也後人讀史記漢書不察乃謂以
伏生歐陽尚書按古文尚書信如是則誰不能之而獨
讓子國起其家歟且伏生歐陽尚書非可用以讀古文
尚書也如優賢揚豚臚官則割頭庶刺曰禹鍤疆人有
王開賢厥率化民文蹇晏晏無淫于酒無効于游田其
字既不同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少復大異非謂同字而
一用隸書一用古文若合符節也且其下文云逸書得

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謂伏生歐陽所無而安國亦以今字讀之寫定可誦豈徒取伏生歐陽所有者讎校云爾哉作偽孔序者不解史漢所云乃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是其意謂史漢之今文二字卽伏生書也夫伏生之書互勘斷不能廢而專倚伏生之書則文字不能盡通其讀証遂能考論其義哉又云定其可知者爲隸古絕句定句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不識此二十五篇何所藉以攷論文義也且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此謂以古

文攷伏書非謂以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
伏書讀古文也

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合之兩儒林傳曰以今文讀
之逸書得十餘篇然則壁中所出尙書子國旣盡以今
字讀之盡得其讀更無餘篇矣劉向別錄桓譚新論所
謂五十八篇是也烏在定其可知者而其餘尙有錯亂
摩滅弗可復知者哉說文曰平鬯東作馬鄭僞孔本皆
作秩鄭本作秩見周禮注馬本作秩於釋文不言此必
馬作某知之也凡馬鄭本有異釋文多出之此必
安國讀鬯爲秩易其字也鬯字不見於他經倉頡等篇
有其字與否未可知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第也
爵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從豐弟會意秩字經典多用

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秼秼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𪔐其本字秼其假借字漫改秼爲𪔐好古而不通其源也

王肅私定家語云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尙書傳五十八篇又引子國孫衍上書曰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此可以證史漢今文二字之解或謂古文尙書字多難識今文尙書字多易知余曰此未可槩論也亦有今難而古易者如咎繇蕃拮隔鳴球擊易而隔難堯典舜讓于德不台嗣易而台難曰禺鍤夷易而鍤難牧誓如豺如離熙易而濫難殷戾若顛木之有𦵏枿由易而𦵏難以此類推之

又按漢人五經異義但云今尙書不言今文尙書者史記儒林傳曰伏生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按伏生藏而復得者亦古文也尙書出於周室所教孔子所書用倉頡所造古文始皇初兼天下始專用秦文許君叔重說隸書之興在燒滅經書之際然則經書無不古文者可知伏生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授朝錯張生歐陽生蓋亦以隸書寫之如僞孔所云爲隸古者是則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也以其字句多乖異故先出者旣僞尙書矣旣僞歐陽尙書夏侯尙書矣則後出者指魯王壁中事別之

曰古文尙書猶今人分別言某本某本耳非孔氏者皆古字無今字伏生者則皆今字無古字得併今文尙書也

尙書大傳作辨秩史記多襲今文尙書乃作便程索隱曰此訓秩爲程也玉裁按程讀如字不得如劉伯莊逕音秩也然楚詞懷沙程與匹韵說文戴趙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是程亦讀如秩

風俗通義祀典篇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玉裁按青史子言辨秩東作與尙書大傳合

孟子萬章篇趙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

東作謂治農事也玉裁按趙氏所引皆今文尙書而作平或今文尙書亦作平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爾雅釋言殷中也郭注書曰以殷仲春

仲五帝本紀作中古字多以中爲仲蓋古文尙書本亦然後人改之

厥民析

厥其也爾雅釋言文若汗簡等之古文尙書作畢則與爾雅不相應矣

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

鳥獸孳尾

孳尾五帝本紀作字微按孳字古通用尾微古通用如
微生亦作尾生是也說文廣雅皆云尾微也以微釋尾
未知今文尙書本作微字抑作尾而司馬以訓故之微
代之裴駙集解曰尙書微作尾說云尾交接也

此仍用
孔傳耳

說云轉寫作
說文云大誤

申命義叔宅南交

尙書大傳中祀大交鄭注中仲也古春爲元夏爲仲五
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
南交也玉裁按疑今文尙書作大交鄭以古文尙書釋
之凡鄭注尙書大傳言書曰經曰者皆謂古文尙書也

正義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玉裁按此以冬有曰幽都三字知之王肅則云夏無明都遵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非闕文也

平秩南僞

僞衛包作訛今依鄭本周禮馮相氏鄭注辨秩南僞釋文僞五禾反今俗本改注作南譌又妄改釋文之僞作譌而宋本釋文固不誤

葉林宗影鈔宋本在蘇州朱集文游處通志堂本作譌非也

羣經音辨卷三人部曰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此據周禮音義集韻類篇亦本之曰僞同唯吾未切古僞與爲通用荀卿書分別性與僞人爲曰僞也古文尙書作南僞亦或作南爲

五帝本紀便捏南爲

今本爲作講者
妄依衛包尙書

索隱曰爲依字讀

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

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王裁按依小

司馬強讀爲訛之云則知孔本經作平秩南爲傳云爲

化也古音爲化字同在第十七部老子列傳曰李耳無

爲自化清靜自正爲化一韵靜正一韵凡爲之者所以

化之也鄭君注東作曰作生也然則南爲鄭必訓化由

生而化而成是禾之節次淮南天文訓曰禾不爲栽麥

不爲是也小司馬直云作爲同義則爲混於東作高誘

注淮南曰爲成也則爲混於西成作傳者未嘗不合古

音古義而後人謂爲不得訓化必是孔讀作訛衛包因

徑改作訛字則言音義者誤之也小司馬開元時人其所據尙是南爲

漢書王莽傳中莽曰予之東巡勸東作南巡勸南僞西巡勸西成北巡勸蓋藏師古曰僞讀曰訛訛化也玉裁按莽所用多今文尙書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作僞之證師古注云云卽用孔安國語而增讀曰訛數字僞孔注尙書大致倣毛公詁訓傳無讀爲讀曰之例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小雅斯干詩箋云如鳥夏暑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宅今文尙書作度

壁中古文本作卯谷鄭讀作昧谷今文尙書作桺穀矣
志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注尙書達失四事一
曰古大篆𠄎字讀當爲桺古桺𠄎同字而以爲昧甚違
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古篆𠄎字反以爲昧按如虞言則
鄭君尙書本作𠄎鄭云𠄎讀當爲昧虞意今文尙書作
桺近是故非之也裴松之云翻謂大篆𠄎字讀當言桺
竊謂翻言爲然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據裴語益證經
文作𠄎鄭讀作昧矣虞說鄭君之失𠄎卽桺而誤易爲
昧與同似同而從誤作同小似於而從誤作於洮濯音
近而更洮爲濯四事一例僞孔本作昧用鄭說也僞孔
意謂壁中𠄎字孔安國已易爲昧在鄭之前非鄭初見

也今文尙書本作桺何以證之尙書大傳言大交桺穀

幽都卽古文尙書之南交昧谷幽都也鄭注八月西巡

守祭桺穀之氣于華山桺聚也齊人語尙書正義卷二

曰夏侯等書

絕昧谷謂爲桺谷

謂夏侯等是與鄭注不同也

五帝本紀昧谷徐廣曰一作桺谷玉裁按司馬用今文

尙書作史記作桺者是司馬真本作昧者淺人以所習

古文尙書改之也或疑班氏說史記堯典諸篇多用古

文說余謂至鄭君而後讀而爲昧見駁於虞翻司馬安

能逆知之而從之乎又周禮縫人衣袷桺之材注桺之

言聚諸節之所聚

與大傳注正合

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桺穀

故書桺作檣鄭司農讀爲桺正義云書曰者是濟南伏

生尙書

二字俗本誤作書桺

文玉裁按疏說是也鄭詩禮注多用

古文尙書惟此條以桺訓相合用今文尙書據大傳史記周禮及尙書正義則今文尙書作桺穀無疑虞仲翔謂壁中𠂔字卽伏生桺字其云讀當爲桺者據伏生書而云然玉裁竊謂仲翔之說爲疏考究之未精也伏書作桺者蓋其壁藏本作桺或壁藏本作𠂔而伏讀爲桺皆未可定𠂔者古文酉字桺從𠂔聲古字多同聲假借虞見鄭注𠂔讀當爲昧之云疑其何不讀爲桺有依據以愚審之𠂔𠂔二字易溷壁中必是𠂔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正與詩箋茅萑聲茅萑雙聲一例若壁中是𠂔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今文桺穀爲說伏生作桺

孔壁作卍形與聲皆略相似

卍卍古音同在第三部九幽內

虞不細考

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鄭君裴松之亦云卍與卯字同音異二字豈得云同哉鄭注周禮引伏書桺穀爲麥桺之證其注古文尙書則不欲牽合伏書近時注尙書者乃據周禮注謂鄭未嘗作昧謂仲翔誣鄭不思仲翔作秦時鄭注尙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誣譬如因禮記注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爲定姜之詩便謂鄭無莊姜送歸妾之說其可乎否也由不知今文尙書古文尙書分別條理秩然耳

又按周禮故書作櫨櫨從木從買聲買從貝從卯聲而先鄭讀櫨爲桺此於疊韵求之也後鄭注尙書讀卯爲

昧此於雙聲求之也

又按今文尙書作桺穀史記五帝本紀及正義引夏侯等書穀皆作谷此就今文中又不同必有本作某讀爲某之說皆不可攷矣

寅淺內日

釋文作餞云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玉裁按集韻二十八獮云淺在演切滅也書賁淺納日馬融讀通作餞尙書釋文自開寶中更定乃有舊本新本之不同蓋尙書本作賁淺僞孔云淺送也是讀淺爲餞故陸氏云賤衍反淺本此演反讀爲餞乃賤衍反也馬季長意則不讀爲餞直就淺字訓爲薄迫之義故云滅也滅猶

沒也集韻所據乃德明舊本其云通作餞者正謂釋文
作淺衛包所改尙書作餞故云然又未能憭馬與僞孔
訓不同也今更正尙書正文作淺 尙書後案引集韻
餞馬作淺後案槩括集韻語殊誤僞孔與馬本皆作淺
王伯厚執文志攷說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引資淺納
日此據集韻而誤天寶之尙書作餞古文尙書作本淺
也 賈昌朝羣經音辨曰淺送也滅也音餞書寅淺納
日賈與丁度寺目驗陸德明釋文未改本而云也

又按馬讀淺爲踐說文踐履也尙書大傳說踐奄曰踐
之者藉之也

俗作
籍誤

此馬意也

尙書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蓋今文尙書作餞訓送

故僞孔用今文說訓淺爲送餞字用字太巧不若作淺爲善也

又按尙書大傳寅餞字恐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非本如是也五帝本紀曰敬道日入與上文寅賓同訓倘經文作餞不得釋爲道也說文曰踐履也蹈踐也道與蹈音同春之敬道道與導同秋之敬道道與蹈同謂蹈履日入之路也蓋今文尙書作踐故馬從之讀古文尙書之淺爲踐釋之曰滅也僞孔讀淺爲餞說雖巧而非渾渾無涯之象矣

內讀入聲今本作納者淺人所改其誤已久矣凡古文尙書出內字今文尙書多作入如寅餞入日辯秩西成

見於尙書大傳而夙夜出入朕命惟允史記五帝本紀作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內于百揆作徧入百官內于大麓作入于大麓出納五言作出入五言九江內錫大龜夏本紀作入賜大龜此皆今文尙書本文非子長所易字如允作信則子長以訓詁之字易之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周禮司寤氏注書曰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

夷五帝本紀作夷易臧氏琳曰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易平也以豉切

說文八篇毛部曰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

也從毛先聲讀若選

周禮司裘注中秋鳥獸毼毼釋文毼音毛集韻毛或作
毼惠氏定字曰毼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尙書云中秋
鳥獸髦毼中冬鳥獸毼髦涉下而誤耳玉裁按謂涉下
句作毼又誤毼也然鳥獸毼髦惟見於說文惠竟以髦
毼毼髦系之鄭氏尙書則無攷也禮注毼字未可議改
又按周禮注毼毼釋文毼音毛此乃自來相傳舊本舊
音非有誤也下文毼毛字從毛隹聲故唐韻而尹切毼
字從佳毛毛亦聲故相傳音毛集韻曰毛亦作毼此蓋
壁中堯典古文鄭君不敢定爲毛字

尙是毛字則不當與下文毛異體

故仍其舊如周禮巾車故書有駢字亦或爲駢駢者駢

之古文也。𦏧者𦏧之譌體也。釋文曰：𦏧或音毛者，或以爲髦字也。釋文之𦏧音毛，用今本尙書定之。今本古文尙書蓋自孔子國都尉朝膠東庸生久易𦏧爲毛矣。鄭不易爲毛，蓋別有見，而其說不傳。

又按廣韻十七準作𦏧，集韻二腫十七準皆作𦏧。此說文鳥獸𦏧毛字從隹之證。玉篇毛部𦏧誤作𦏧。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五帝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玉裁按作朔易者，古文尙書作伏物者，今文尙書

也今本尙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日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尙書王莽傳曰予之東巡以勸東作予之南巡以勸南僞予之西巡以勸西成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卽伏物也此今文尙書說也又按小司馬所引大傳不誤而周禮馮相氏正義云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皆據書傳而言按書大傳本云伏物不云朔易鄭自用古文尙書耳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小星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包云昴六星昴
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惠氏天牧據此謂字从𠂔古文
作昴說文誤作昴說文非許氏之舊俗本流傳其能正
也玉裁謂漢人謂昴爲留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音留
毛公訓昴爲留者言詩之昴卽今俗所云留也如漢人
謂甲爲鎧注家每云甲鎧也之類十月之交𠂔韵醜小
星昴韵稠猶則𠂔昴古皆讀其有反讀如母漢人呼留
語言之異也音之同都相近者也不得據留字之形聲
議改昴字裴松之注虞翻傳謂劉留𠂔𠂔同用𠂔以𠂔
聲不言昴亦𠂔𠂔也且禮說言𠂔從日爲昴𠂔從日爲
昴求諸古籍安所得兩字之用乎言𠂔象開門𠂔象閉

112

陸德明音卯相

母輕議改

說詳說文

惠氏爲東南古學之大宗然其疵

類不可不知也

歌民與

今本作與此字本作與故孔云室也正義引爾雅室西南隅爲與經文斷不作與字考爾雅釋宮晉義雖云與本或作與然又云尙書并說文皆云與室也可以證尙書經傳本作與衛包見陸氏云於六反謂與音則然與音不爾因改爲與抑知與何嫌於耗於六二反乎集韻一屋云與乙六切室中此取諸釋文也馬云煖也此讀與爲煖與自可引伸兼煖義不俟加火旁洪範說庶徵字本作與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堯典經文尙作與則無緣馬訓爲煖矣今作與以復其舊

又按文選赭白馬賦陸注云鄭元尙書注曰與內也此

鄭注古文尙書作奧之明證也

又按五帝本紀作煥恐亦淺人用馬訓加火旁耳

鳥獸毼毛

說文八篇毛部曰毼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
髦大徐引唐韻而尹切又人勇切玉裁按說文作毼蓋
壁中本如是今本作毼蓋別體隹聲在古音十三部喬
聲在古音十五部而喬可讀如述如詩傳通述是也述可讀如

允

如仲允膳夫漢書作中術是也

故隹聲亦作喬聲也釋文毼如勇反

徐又而充反

充字蓋允之譌玉篇而勇而允二切說文繫傳而尹反集韻乳尹切可證也若是而

充則與如充不別

又如充反仙民而允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

如勇而充皆轉音也今文尙書作廢說文三篇貲部廢

字下曰虞書曰鳥獸廢毛從朕從衣按此亦辭字訓羽獵韋絳而虞書廢毛則訓毛盛六書之假借也此與毛部所引絕異蓋今文尙書也朕聲古音在第七部而第六部與第九部古多合韵此廢讀而隴切之理古文尙書蓮翫字亦讀而充人勇二切者依廢字讀也

學者讀說文疑事多矣而一事最甚如廢既訓羽獵韋絳而引虞書鳥獸廢毛爲證此何解耶予曰此叔重之言假借也叔重列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前四者字形也轉注者字義也許書每字必舉其本義則假借有其目而無其實若聽人之比合其同音者而得之而不知其所稱本

至備也以尙書言之如朕聖讒說殄行聖者嫉之假借
期淫于家期者朋之假借予亦拙謀拙者拙之假借尙
狙狙狙狙者桓桓之假借無有作玼玼者好之假借惟
其敷丹雘敷者度之假借武王惟昭昭者冒之假借常
故常任故者伯之假借勿以諛人諛者儉之假借在肩
之詞詞者侗之假借布重篲席篲者箴之假借惟緇有
稽緇者貌之假借以詩言之如慘差蒹菜慘者參之假
借我乃酌彼金罍乃者姑之假借深則砭砭者厲之假
借國步斯曠曠者頻之假借鞿鞿淺幪幪者辟之假借
武王載坡坡者發之假借皆確然不易者嘗謂小學之
書有三曰形曰音曰義爾雅而下方言釋名廣雅皆義

書也李登聲類而下至陸法言切韻唐韻廣韻集韻皆音書也說文字林玉篇形書也主其一而可兼二者焉三者兼而六書備焉說文主形其曰從某某聲者形也其曰讀若某者音也其曰訓爲某者義也轉注同義而異形假借異義而同形轉注假借皆具而後完一篆之形斯形書之善也

又按說文毛部作髦鬣部作毛似古文尙書作髦今文尙書作毛然古今人表南宮髦毛伯同在顧命而一髦一毛不同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按既夕記說馬鬣則髦是本字毛是假借字也堯典說鳥獸毛羽則毛是本字髦是假借字也

帝曰咨

五帝本紀作嗟訓詁字也咨與嗟雙聲

女義暨和

女者對己之誓假借之字本如字讀後人分別讀同汝水非也因改爲汝字則更非也女乃爾雙聲爾古音近福今俗用侏字見玉篇卽古之爾字也若亦對己之誓古音蓋亦與女乃雙聲其汝若爲雙聲爾亦讀氏爲雙聲者此又一音也經籍中絕不用汝字自天寶開寶兩朝荒陋尙書全用汝字與羣經乖異今正之一還其舊如此條音義必同他經有女音汝之語因衛包旣改尙書之女爲汝字開寶中陳鄂遂刪之此等字全主

音假借若曰汝爲正字則汝水名非正字也若曰爾爲正字則麗爾非正字也

暨壁中故書當作泉以許君引泉谷繇知之也蓋亦漢人以今文讀之讀爲暨爾雅釋詁暨與也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暨字久行人所易知泉字罕識故易之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說文七篇禾部曰稭復其時也從禾其聲唐書曰

大徐本作

虞稭三百有六旬玉裁按作稭者壁中故書作期者孔子國以今字讀之易稭爲期也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作胥則好事者皮傳期字古文爲之而已矣期今文尙書作歲五帝本紀曰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厯志曰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其證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

閏百詩云

開元當作天寶

王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卽宋次道王仲至家之

古文尙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竊史記正字耳衛賈馬鄭本自作定言定則正在其中云衛包誤作定者此晁氏肌斷衛包自改僞孔作傳之古文非改宋次道家之古文也白虎通四時篇尙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漢書律厯志同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注尙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二家皆用今文尙書者也然則今文尙書亦作定五帝本紀作正

者以其訓故字代之也

允釐百工

五帝本紀作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

廣韻曰敕今相承用勅勅

本音賁

庶績咸熙

爾雅釋故熙興也郭注引書庶績咸熙按五帝本紀眾

功皆典篇末同蓋今文尙書亦作熙也然熙帝之載五

帝本紀曰美堯之事漢書律厯志引庶績咸熙作眾功

皆美是熙訓興亦訓美矣楊雄劇秦美新曰百工伊凝

庶績咸喜疑今文尙書別本作庶績咸熹熹與熙古通

用

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

賈飭作滂熹篇言滂沱大盛

見書或誤

作湧喜

隋書經籍志及煥元成論書

匡謬正俗亦言熹誤爲熹字誤

讀喜音然則美新喜字熹之誤也釋文熙許其反興也玉裁按興也之上有脫文當是開寶中誤刪之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音後孔訓廣興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字蓋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合

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光也周語毛詩傳皆云熙廣也鄭虞聿皆曰廣當爲光玉裁按美卽光之意也僞孔泥周語而不從爾雅此其有心異鄭者古廣光二字通用如積厚者流光卽流廣是也

律麻志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官眾功皆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說文四篇白部畱畱也从白畱聲虞書曰

今本脫曰字

帝曰

畱咨玉裁按此壁中故書也蓋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改爲疇訓爲誰依漢人所習用也尋此經之語當云帝曰咨疇若時登庸帝曰咨疇若予采乃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一例而倒易二字者蓋史臣紀帝語恐失其真不求明順也五帝本紀云誰可順此事誰可者則明順矣許釋畱爲畱也者以其字從白白者自之省自鼻也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畱從自故訓爲畱也此就字形釋之尙書畱字則當作疇訓爲誰此就

經文釋之說文三篇口部又有𪔐字訓誰也然則誰之訓當作𪔐𪔐之訓當作𪔐田之訓當作疇即說文而𪔐𪔐字皆不行漢人多假疇訓誰近江氏叔澐尙書集注於疇咨依說文作𪔐云𪔐詞也咨謀也於惠疇疇若作𪔐云𪔐類也𪔐誰也用字既是古非今而疇咨若時疇若予工分別異義似是而非抑思說文引經不能徧舉堯典五疇字壁中古文蓋皆作𪔐許君祇稱其一耳凡字書以形爲主就字形而得其本義凡經傳古文以聲爲主就同聲而得其假借尙書壁中作𪔐者此周時古文之假借也漢人傳經作疇者此漢時用字之假借也凡治經不得以本字易其假借字

又按廣韻十八九曰𦣻說文誰也又作𦣻然則今本說
文有脫誤當云𦣻誰也從口𦣻聲又出𦣻字注云𦣻或
作𦣻從又攷老部𦣻字𦣻聲竹部𦣻字𦣻聲皆無又益
可信也𦣻與𦣻本是一字從口從鼻一也𦣻字下當云
誰𦣻也說文全書吹詮𦣻也者別事𦣻也皆俱𦣻也魯
鈍𦣻也智識𦣻也曾𦣻之舒也余𦣻之必然也矣語已
𦣻也𦣻況𦣻也今本亦誤云
況也𦣻也𦣻出氣𦣻也無單言𦣻也
者然則𦣻誰𦣻也無疑誰何皆問也

後漢書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

咷以訓咨按訓咨蓋卽疇咨漢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

儒林

錢氏曉徵曰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春秋
晉侯州蒯史記作蒯曼古書蒯酢字亦作蒯醕

放齊曰允子朱啓明

說文十三篇糸部絲字下曰虞書丹朱如此按此謂壁中故書也故書作絲以今文讀之乃易爲朱字許云虞書丹朱如此則知他經丹朱字不作絲也

啓明五帝本紀作開明蓋或今文尙書本作啓而訓爲開或今文尙書本作開與古文尙書作啓異皆未可定非必爲漢諱也金滕開籥乃見書同此

禮古文作啓今文啓皆爲開可證

帝曰吁歸訟可乎

訟馬本作庸蓋假借字古訟通作頌頌通作庸周禮注頌或作庸儀禮注古文頌爲庸是也

歸訟五帝本紀作頑凶頑歸皆姦之大者也張守節正

義云凶訟也按爾雅說文皆曰訕訟也疑本作訕誤爲凶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

廣韵廿六桓鵬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尙書作鵬

今本

廣韵不爾者後人改也

說文口部𠵽字下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驩

兜字作𠵽集韵廿六桓曰鵬𠵽四凶之一通作鵬今通

作驩玉裁按經傳子史言驩兜者皆無異字或驩作謹

爲異耳若云古文尙書作鵬𠵽此則出於宋次道王仲

至家之本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

變經文者汗簡鳥部云鵬驩字也見尙書口部云𠵽兜

字也見尙書正是竊此攷鵬字見管子侈靡篇云鵬然

若謫之靜注鵬然和順兒作僞者謂古驩歎同字鵬亦歎字則假之而鳥曷相似又致譌亂咬字則取諸說文與兜同音其不可信如此辨之以曉好古而惑者

又按海外南經

謹從

頭國在畢方鳥南其爲人人面鳥

喙有翼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

從

朱國

頭朱古音同在

第四部

服氏子慎本之注左氏渾敦以爲驩兜人面馬喙

渾敦亦爲獸名

馬蓋鳥字之譌

古書馬鳥互譌者博物多矣廣韻鵬字下亦曰人面鳥喙

志驩兜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

疑當作驩兜氏之後

郭氏景純山海經傳亦曰謹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

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 又

按神異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

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鵬兜書曰放鵬兜于崇
山一名驪兜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此
等書疑皆是僞作未必東方朔所爲張華所注也而服
氏注左氏檣杙饕餮亦引神異經則自漢有之矣學者
闕疑可也昔人以驪與渾兜與敦同爲轉語窮與共爲
轉語檣杙於蘇爲反語古音兀可讀如昆如髡字兀聲是也饕與苗同韻
故謂左氏渾敦窮奇檣杙饕餮卽尙書之驪兜共工蘇
三苗也驪兜字體多異未必壁中本然可勿深論矣

都

史記述尙書咨皆爲嗟命皆爲然都皆爲於咎蘇暮言
都者五皆作於玉裁按此卽爾雅釋故之都於也漢初

說尙書者以爾雅故太史公仍之爾雅都於也有兩義都古音同諸司馬相如封禪文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孟子謨蓋都君趙注都於也此與上下文爰粵于那繇訓皆同于於也見毛詩召南傳繇於也見大雅抑詩鄭箋古由與繇通也那於也見越語韋注於卽今人通用之語助此爾雅本義也烏呼之烏亦作於古音同九魚之於周秦漢時無魚與模斂侈之別今文家據爾雅釋都爲於於訓爲嘆此別一義而不可以隸括爰粵于那繇五字者也僞孔傳用其說亦云都於復益之曰嘆美之辭孔意於訓嘆都訓美合和爲此說不知都美之訓不容相牽也 又按虞書言都者六言於

者三都於錯出疑其訓有異

或問都既訓於嘆之於哀都切則與央居切之於義既殊而音亦絕異何以爾雅類之爲一余曰此易明也此卽台朕賚畀卜陽予也一例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今人予我讀平聲賜予讀上聲周漢人無此分別予我讀上聲顏氏籀顧氏寧人皆詳之矣古人以同音爲用故於嘆竝於是同爲一條予我偕賜予不分區域不特轉注明而假借亦明矣張氏稚讓廣雅尙守斯法自學者不求古音而爾雅難言矣

又按以予建首而台朕賚畀卜陽皆從之以閒建首而孔魄哉延虛無之言皆從之此正如說文篆攷字於此

而無有作致從之篆狙字於此而尙狙狙從之同是此一形中所具同是此一聲中所有故曰轉注明而假借亦明矣

其工方鳩倂功

王裁按方鳩倂功者古文尙書旁述孱功者今文尙書

也說文八篇人部引虞書方殺倂功小徐作方鳩大徐

改作方鳩今此倂古文也鳩作殺者此壁中故書也二

按當是方殺篇彖部引虞書旁述孱功此倂今文也凡古文尙書作

方凡今文尙書作旁如方鳩倂功五帝本紀作旁方施

象刑白虎通作旁方告無辜論衡作旁皆可證士喪禮

注曰今文旁爲方竊謂儀禮則今文爲方古文爲旁尙

書則今文爲旁古文爲方廣雅釋詁曰方大也此古文

家說也又曰旁大也此今文家說也雜詁旁作穆穆亦

改訂詳雜詁鳩壁中故書作殺集韻十八尤曰勾聚也

古作救通作鳩此語必有所受之周官經大司徒職以

救爲求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

澁正曰景以求地中鄭氏注曰故書求爲救杜

子春曰爲求是古文以救爲求也○凡 尚書以救爲勾

說文云以某爲某者皆言假借之法 皆六書之假借也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易爲鳩字左氏

昭十八年傳鄒子謂叔孫昭子曰五鳩鳩民者也又襄

十六年傳范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又襄二十

五年傳鳩藪澤杜注鳩聚也亦假借字漢人有用鳩字

故以之易殺字也今文尚書作述說文在部曰述斂聚

也从彳求聲虞書曰彳述孱功

此下云又曰怨匹曰述又曰者與他處一日同

別一義也怨匹曰述者即左氏之怨偶曰仇也閻氏百詩誤謂虞書有怨匹曰述

五帝本紀述

作聚然則述亦訓聚今文與古文字異音義同也倂者

說文人部曰倂具也從人弄聲讀若汝南潺水

大徐作潺

書潺湲俱無

虞書曰方殺倂

小徐作倂功也

今尚書監本倂作倂玉篇人部作倂引虞

書方鳩

馬季長云倂具也與說文合偽孔云見也今文

尚書作孱見說文彳部亦字之假借也五帝本紀孱作

布今文家說也參稽互證知許君倂古文而不廢今文

矣

僞古文以形旁求於天下乃襲楚語楚語用彳字與今

文合與古文不合

帝曰吁靖言庸違

衛包改靖爲靜誤謂靖古字靜今字也孔傳凡靖皆訓謀衛意改一以見例而般庚微子無逸等篇皆仍靖不改靖言今文尙書同五帝本紀作善言以善詒靖也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翟義傳莽詔義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靜同靖靖言謂善言蓋今文家說如是師古一訓治一訓安誤今文秦誓譏譏靖言與堯典同左氏春秋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玉裁按窮奇謂共工靖譖庸回卽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王尊傳云庸違五帝本紀云其用僻則今文尙書字亦作違義訓邪僻

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
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尙書以爲共
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
康回者卽書所云靜言庸違也靜言當作靖言王逸引
書云譏譏靖言公羊亦云譏譏善埤言違與回通詩大
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
德下云若德回亂回邪辟也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
明違與回同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訓違爲僻與回同也古
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
康回無道董道釋康爲庸是也或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謂亢極邪辟也
中論考僞篇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乃俗人所改

按正義曰靜謀釋詁文爾雅本作靖此衛包既改經文後又改正義也凡衛包改尙書經文則孔傳及正義不相應乃畫一改之又有淺人改易他經正義之引尙書者不必盡一時之事凡正義解引爾雅有爾雅字與經不同正義不加剖析者如盤庚之靈卽令令善釋詁文是也有其字本同衛包改之不同者如此條是也

象恭滔天

夏本紀似恭漫天宋儒林氏之奇朱子蔡氏沈皆疑滔天二字涉下文而誤玉裁謂據史記則今文尙書同也伏璽所藏與孔壁所出何以若合一契乎是可無疑矣楊雄司空箴象恭滔天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藥興等上書訟尊曰今御史大夫奏尊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古以龔爲恭或誤爲龔

帝曰咨四岳

白虎通號篇尙書曰帝曰諮四岳

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鄭注曰四當爲三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疏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臯陶謨云外薄三海是古書作四字積畫也玉裁按尙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尋說砮砮磐丹陸氏德明說脊微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氏

師古說湯斬奴翊徐氏錯說才生明說騶戛皆在宋次道以前也

湯湯洪水方割

詩唐誼正義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訓害音同故徂引作害

蕩蕩懷山襄陵

廣雅釋訓湯湯浩浩濛濛流也濛說文音蕩濛濛即蕩蕩也

漢書地理志曰襄山襄陵

浩浩滔天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浩浩濛也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

浩按此陳栝書習如引詩東方昌矣合二句爲一句之類

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張守節正義本作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咨五帝本紀作憂

說文九篇辟部曰雙治也從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雙小徐無此七字玉裁按此蓋壁中故書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易

爲乂以漢時乂訓治雙不行也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釋文曰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正義曰鄭王以方

爲放謂放棄敎命玉裁按古文尙書作方今文尙書作放說文十三篇土部曰虞書曰方命圯族此古文尙書也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敎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尙書也孟子梁惠王篇引晏子方命虐民與古文尙書合趙注方猶逆也五帝本紀放作負圯作毀以訓詁字代之也馬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如黎民阻飢馬用今文祖飢爲說讀阻爲祖也張載注魏都賦云方命放棄王命也書曰弗哉方命此用馬鄭說也

羣經音辨曰仁放也甫安切書仁命圯族玉裁按賈氏

所引此條及薄韋養父及亂字冰字頗信郭忠恕輩所傳之古文尙書集韻四十一漾云放逐也古作𠂔蓋其所據一也古今文一方一放皆常語耳若作𠂔命似太奇矣且賈丁僅用爲方命之駁文讀去聲近注尙書者凡方字皆作𠂔何也

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而孟康注引古文尙書曰方命圯族因改正文作方耳

岳曰昇哉

說文三篇卅部昇舉也从卅𠂔聲虞書曰嶽大徐作岳曰昇

哉玉裁按今說文𠂔聲各書皆從巳聲疑今說文誤也釋文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巳也鄭音異者蓋鄭讀昇

哉爲異哉謂四岳賢鯀間堯短之輒驚愕而歎曰異哉
鄭注不傳往往有可於音求其義者此類是也廣韵七
志曰异哉歎也退也舉也歎者鄭義退者孔義舉者許
義集韵七之亦同許訓异爲舉此就從廿釋之其於虞
書不必訓舉也觀闡莫望等字注可知其說

試可乃已

五帝本紀試不可用而已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古人
語急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五帝本紀作歲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按馬融曰朕我也此本釋詁朕之爲我於音求之耳朕之本義戴先生注考工記云舟之縫理曰朕玉裁謂凡言朕兆者朕謂舟縫兆謂龜坼皆閒之微者也史記李斯列傳趙高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始皇旣以天子尊朕偁高又比傳字義曲說獻諛不知朕之爲我用音不用義也是故嘗教胡亥書者穿鑿之旣在社稷矣

獨斷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女能庸命與朕位

吳鄭訓入如字釋之也馬訓讓讀爲遜也五帝本紀吳作踐

岳曰否德忝帝位

偽孔傳曰否不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

依浦氏聲之十
三經正字下文

己身不
德可證

玉裁按五帝本紀作鄙蓋今文尙書作鄙也論

衡問孔篇引論語予所否者作予所鄙者解爲鄙陋攷
公冶長篇古論猶吾大夫崔子魯讀崔爲高而論衡有
猶吾大夫高子之文則仲任實治魯論者予所鄙者蓋
亦魯論魯讀否爲鄙今文尙書蓋本亦作否說者讀爲
鄙太史公仍之偽孔釋否德爲不德音方久反釋文云
又音鄙恐是他家義與今文家同也周易釋文曰否音
鄙惡也臧善也

曰明明揚側陋

文選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明敷幽仄李注引尙書明
明敷仄陋李時尙書作敷仄假合同今本作揚側則李
作注之例必引書而申之曰敷古揚字仄同側用此知
衛包改敷作揚仄作側李昉等又刪釋文敷仄字音釋
也師古注漢書云仄古側字此衛包所由改仄爲側也

司馬貞五帝本紀
贊亦曰明敷仄陋

明明揚側陋此句孔傳云明舉明人在側陋者以舉訓
揚在二明字之間與經文不合攷史記堯曰悉舉貴戚
及疏遠隱匿者悉舉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
陋是蓋今文尙書作明揚明側陋僞孔用今文說古文
而不知古文倒易二字其訓不同凡經傳言明明者皆

謂明之至釋訓曰明明察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尙書大傳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尙書舜生姚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說也當在曰虞舜下又引尙書紂爲逋逃淵藪此亦今文尙書襲故語爲說與左氏合

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

或謂瞽爲官名攷五帝本紀云盲者子則不必如此說也僞孔傳曰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玉裁謂史記直作叟瞽叟言目盲老者也

父頑母嚚象傲

按傲經典多作敖音五報反此恐亦天寶所改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格衛包以前當是作假

我其試哉

孔本有帝曰二字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王裁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
字故三家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
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九字自是作正義者語謂枚頤
本有帝曰二字爲壁中真本馬鄭王本無此二字則庸
生之徒漏之安國本固不爾也不知馬鄭王本爲壁中

真本枚頤本爲僞本枚本用今文尙書增帝曰也五帝
本紀論衡正說篇皆有堯曰二字則漢時今文尙書有
帝曰可知也

初疑庸生之徒漏之也卽馬鄭王說後至鎮江質諸劉
氏端臨乃定

鄭注試以爲臣之事正駁今文家我其用之爲天子之
說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哉

鄭注云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僞孔則云女妻
也玉裁按古文每字必有法古凡言妻今音千者必爲

其正妻如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

今音尼者不必爲其正妻如左氏傳宋雍氏女於鄭莊

公驪戎男女晉以驪姬孟子齊景公涕泣而女於吳是

也左氏桓公十一年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

妻之必以其未有嫡妃也又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

雍姑明非莊公夫人也又傳二十三年傳曰齊桓公妻

之此謂正妻一人不得言女之也其上下文云狄人獲

二女納諸公子秦伯納女五人此皆不得言妻之也皆

一章之中書法分別如是然則尙書鄭注其所見精矣

帝使九男二女事舜不曰妻之也不惟不以爲舜榮且

不敢言妻舜也其注禮記亦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舜亦不敢言有妻也

又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時是也謂舜也刑于與大雅刑于寡妻同解我將使二女事之觀其刑法于二女者何如在堯當時只是一極平常事後人震而驚之爾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記事釐整治之意降下也整治下二女于媯汭易曰自上下下詩序亦言王姬下嫁於諸侯也與大雅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文法正同嬪婦也婦服也老子曰璞雖小天下不敢臣也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是賓與臣同義嬪卽賓也五帝本紀用今文尙書說云於是堯妻之

二女觀其德於二女二句不爲堯言舜飭下二女於媯
汭如婦禮二句爲舜事似非經意

論衡正說篇堯志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

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

厥制于二女觀者觀爾

此乃示字之誤示
訛尔乃又作爾

虞舜於天下

不謂堯自觀之也王裁按此今文尙書三家說也仲任
覺其非是謂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
之法其說甚正

又按凡言妻之一人而已雖有娣姪之勝從必統於所
尊也凡言女之則不分尊卑故曰二女曰納女五人曰
三妃皆不分尊卑之習也鄭君曰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者言禮不備故但言二女不斥言正妻也當時頑嚚情
形告則不得娶帝深知之孟子萬章篇萬章曰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如告則廢人之大倫
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之妻舜而不告者謂帝
不預以告舜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者謂帝知預告
舜則舜必告其父母或告而從或不從而帝親告其父
母皆不免於挾天子以令其父母子舜以大難有損於
大孝且舜重傷父母心則斷然必出於辭不以帝易其
父母是不得妻舜卽不得試舜而與位矣故反覆思之
不使舜預知之舜不知而二女已至二女至而舜之父

母與舜皆有所不能違當時禮不備故曰女子時而不
曰妻之曰降二女而不曰歸婦人謂嫁歸其常也春秋
言王姬歸于齊詩言摯仲氏任來嫁于周此獨言降者
禮不備也然不曰二女降于媯汭而曰釐降二女于媯
汭者曰二女降則二女爲奔矣曰釐降二女則堯之深
心妙用如見而二女無所失也若如本紀及僞孔傳釐
降自舜言之聞逆王姬矣聞尙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
女而曰降之者也且如書言降正宅土降我凶德天降
威春秋言有神降於莘詩言降觀于桑誕降嘉種禮言
戴勝降于桑降德于眾兆民皆無以下降上之文凡善
誦古文者必審其用字之意曰孟子何以言妻舜與書

不同也曰萬章述其梗槩虞書紀其實事孟子時百篇
未亾舜不告父母而娶帝不預告舜而妻之以及焚廩
浚井云云皆百篇中語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堯典曰釐降二女此今文尙書與古
文同也

周禮大宰職注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

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
舍於百姓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媯下音泐
今按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尙書作嬴與媯同王裁按凡
所云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所引古
文尙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所刻石於蜀者

也嬴姓字漢書地理志作盈則古音同盈可證蓋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媯內讀若內本不與尙書相涉而僞作古文尙書者遂比附竄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內作內則古時有之如溝洫志洛內作雒內是

四岳舉舜首言其鰥帝堯試舜先降二女蓋舜必二女女焉而後五倫備故慎徽五典之文一氣銜接不獨於我其試哉爲條目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慎經典釋文敘錄云從脊徽五典以下字正作脊按陸氏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

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存字
蓋宋齊徐李本之古字故陸仍之尙書音義上卷當有
注釋自衛包改作慎開寶中又刪音義存字併注矣

攷僞孔書序曰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復出此篇此僞
孔割分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也東晉豫章內史枚頤
始得孔安國尙書併傳奏之時闕舜典經傳齊建武中
吳興姚方興僞稱於大舩

釋文敘錄史通作舩隨書作舩尙書正義作航頭得

舜典經傳奏上其傳則採馬王注造之其經比馬鄭所
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
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
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用力興本或十二字下更有潛哲文明溫恭允塞予德
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共二十八字既未施行方興以
罪致戮隨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安分舜典之首盛行
至今

沈約宋書禮志曰明帝卽位有改正朔之義侍中高堂

隆議曰書

脫曰字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朱氏錫鬯欲依蕭山毛氏大可之說自四海過密八音
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曰以下斷爲舜典而錫鬯已說
於前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以高堂隆引尙書十五字
冠於月正元曰之上劃爲二典玉裁按此亦強作解事
高堂隆所引書乃書緯之文古人僞引多有以緯書及

經說傳經者此十五字首九字卽姚方興所上十二字之藍本而贅以協于帝三字則緯書擬堯典居然一例而方興不解重華爲舜名致與堯典句法僻背或乃更加以濬哲以下十六字則陸德明尤不之信也

又按錢氏曉徵宋書攷異曰攷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尙書中候攷河命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又李善文選注引尙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是此一十五字皆出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朱錫鬯欲移此文於舜典之首以代姚方興二十八字殆非也建皇文選注作建黃皇甫謐謂以土承火色尙黃也此作皇疑誤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納亦當作內說見前堯本紀作入今文尙書也

敘左傳堯本紀皆作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玉裁按此與寅賓
出日同解徐仙民寅賓音殯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納堯本紀論衡正說篇皆作入此今文尙書也作內者
古文尙書也

弗今文尙書作不見王莽傳

尙書大傳唐傳曰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

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
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鄭注
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
闕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
之玉裁按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口唐典之明憲遵大鹿
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
襲袞龍大赦天下改元正始又魏受禪表曰義莫顯於
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鹿傳稱厯數爾躬
是則鄭注納于大麓爲居攝魏碑則以爲卽眞誤矣他
如漢書王莽傳張竦稱莽功德曰比三世爲三公再奉
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方輻奏靡不得所書曰

納于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論衡正說篇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班孟堅封燕然山銘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此皆今文尙書說也凡公丞相皆可云大麓不必居攝也王注古文尙書麓錄也取諸此方輿又取之以爲僞傳而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則皆不云大錄萬幾之政孟堅言司馬遷多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條

說大麓蓋安國說也王充論衡正說篇充自爲說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螻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馬鄭注尙書皆云麓山足也雖缺佚不完而釋文以別於王云麓錄也則知馬鄭注古文不爲大錄之解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屬於山者也應氏通古文尙書亦不作大錄解也攷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則可知注古文與大傳注迥殊又按風俗通義云堯禪舜納于大麓既有禪舜二字則其說與大傳鄭注及魏碑略同

內于大麓蓋古文說爲是鄭云入麓伐木語必在佚舜
典中蓋此二句亦厯試之一事見其勤勞櫛風沐雨俗
儒必欲例上文三事而更上之則訓爲大錄萬機烈風
雷雨乃成謎語此正如釋我其試哉爲用之爲天子觀
厥荆于二女爲觀示其德于天下也慎徽以下四事自
是厯試條目受終乃爲攝位格于文祖乃爲卽眞經文
節次可觀玩而得者

鄭注大傳云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則烈風雷雨不迷
鄭意必謂處艱鉅而裕如也注大傳全用今文說惠氏
定字搜集尙書鄭注採此大傳注爲尙書注自亂其例
矣

春秋文公十八年左氏傳季孫行父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帝曰格女舜

格疑當本作假假女與禮假爾大龜假爾大筮同解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顧氏亭林與潛次耕書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今說文
本底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氏王裁按此說大誤凡氏
聲之字在古音第十六支佳部凡氏聲之字在古音第
十五脂微皆灰部底本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
書韻書皆無作底少下畫者惟唐開成石刻五經文字
广部底誤作底厂部底致也不誤

三載女陟帝位

載堯本紀作年集解引鄭注云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
年也按裴氏於此當云鄭本作載云三載者云云乃合
依史記改載爲年非也而惠氏定宇集鄭注乃因是改
經文之載爲年尤爲大誤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本

作年釋文必識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識之也尙書古文疏證卷七據集解證馬本之不同多有類此者當分別觀之

舜讓于德弗嗣

弗文選典引注引作不

五帝本紀作舜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懌也玉裁按證以自序兩言不台及漢書王莽傳班孟堅典引皆作不台則今文尙書作不台台者怡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懌索隱曰懌一作澤懌字說文無之澤卽今懌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

諸呂不台此皆用今文堯典徐廣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

禹貢祇台德先鄭注祇台爲敬悅然則台悅古訓也司馬報任安書曰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亦是用今文堯典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章懷太子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王裁按云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者王莽傳文也王莽傳張竦艸奏稱莽功德曰書曰舜讓于德不台竦用今文尙書也俗本依古文改爲不嗣而師古不辨云音義曰台讀曰嗣者韋昭說也李善注文選典引云漢書音義曰

昭曰古文台爲嗣謂今文尙書之台古文作嗣也台讀曰嗣四字當在古文台爲嗣五字之上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一也

食貨志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五行志思心曰容應劭曰容古文作容楊雄傳拊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爲擊王莽傳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曰古文台爲嗣說文解字曰若顛木之有粿梓古文言由梓此皆剖析古今文之不同也班書全用今文尙書故漢魏吳注家云某古文作某

按徐廣在晉末宋初其時今文尙書久亡而不台謚哉祖飢猶能數典者或其書僅存或雖亡而佚見於他說

得以播撫且蔡邕所勒尙書經文固未亡也隋書經籍志曰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又曰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徐中散去永嘉百餘年矣嘗謂孔氏古文尙書劉歆極力興之不得置博士至杜預衛馬鄭諸君表章漢末魏晉時漢令旣不行入競治古文歐陽大小夏侯書皆束高閣旋踵而亡永嘉之亂存於渠閣者亡固其所而民間何以一無存者此正如鄭注周易尙書論語唐初雖存而功令不立旋即於亡也陳氏三國志所載習章多倂古文者卽如魏公卿上尊號奏隸釋全載光被四表讓德不嗣不言橫被不合是今文尙書將亡之漸也裴松之引甲子魏王上書亦云爲執謙讓于德不嗣

又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今按此所謂古文尚書經文者豈壁中之簡至晉猶存歟作志者在唐初云今無有傳者則可知陸氏德明所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遞傳至郭忠恕徐鍇宋次道晁公武薛季宣者皆非壁中真本

台聲司聲古音同在弟一之哈部是以公羊治兵作祠兵韓詩嗣音作詒音今文秦誓俾君子易辭籀文作俾作嗣君子怠與此嗣作台正同此駁異之因乎音韻者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偽太禹謨正月徐仙民音征此古音也漢已上正政字讀平聲淺人肌爲始皇名政因改正月爲平聲之說得

仙民此語可以祛其惑矣仙民尙能識古音甘誓三正亦音征

堯本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太史公特用訓詁之法爲此語堯大祖蓋謂黃帝集解引鄭注釋之相去萬里

古文尙書撰異卷一下

段玉裁學

在璿機玉衡

在察也者在之言司也司伺古今字在與司古音同在
第一之哈部在讀如士故假在爲伺也

機唐石經已下皆作璣此因上文璿從玉旁而誤也釋
文於璿曰音旋竝無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
之可知陸德明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鄭注曰
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馬融曰旋機渾天儀可轉旋
僞孔曰機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諸家皆無璣
讀爲機之語則可知作璣者誤字耳又爾雅釋故郭注

書曰在璿璣玉衡釋文璿音旋又作璇玉裁按璣字無音者蓋陸本作機也

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仰陟天璣李注曰天璣喻帝位也尙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尙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玉裁按此正當云尙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璣與機同也玉裁按諸家璿或作璇或作旋機或作璣尙書大傳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

呂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
堯廟碑據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
運釋文云璣又作機此其字之不同也其訓釋則或以
在璿機爲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位裴松之文
帝紀注璿
王上書曰堯禪重華猶下咨四岳上觀
璿璣與鄭注視其行度以觀天意說合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

以齊七政

史記律書書曰七正王裁按正卽政也

肆類于上帝

說文九篇希部曰𦉰𦉰屬也從二希𦉰古文𦉰也虞書
曰𦉰類于上帝王裁按此𦉰中故書字也作肆者蓋孔

子國以今文讀之者也肆遂也見夏小正傳故訓也周禮大行人鄭注書曰遂覲東后此蓋肆讀爲遂故鄭引書直作遂如置我鼗鼓讀置爲植則注明堂位徑云植我鼗鼓應田縣鼓田當作棘則注周禮大師徑云應縣鼓尙書大傳鄭注引經肆類于上帝則用其本字也史記五帝本紀遂類于上帝遂見東后封禪書遂類于上帝遂覲東后漢書王莽傳遂類于上帝皆作遂未知今文尙書作遂與古文尙書異抑今文尙書本作肆而用故訓字代之也論衡祭意篇引書作肆則今文尙書亦作肆可知

禮于六宗

六宗諸家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氏有取於

虞喜地祭之說其言曰堊

今本後漢志作禮誤

也者埋祭之言也

實瘞埋之異稱非同

今本作周誤

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

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

今本作稷誤

諸字其

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

虞書改土正合

今本作元誤

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玉裁

按曰虞書不同曰虞書改土則梁時尙書其字作堊或

從俗作堊不作禮也謂堊即爾雅之祭地曰瘞葬故曰

正合祭義劉氏在梁時所據者不同如此

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徧于羣神洪景伯曰碑

以烟爲禮玉裁按以烟爲禮與大宗伯禮記鄭注合

尚書大傳庸傳曰書灋于六宗鄭注灋祭也字當爲禋
玉裁按灋當是本作塋俗人妄加水旁以塋爲禋此伏
生尚書所存古字也堯本紀作禋王莽傳兩言禋于六
宗蓋伏生已後今文家早易其字矣

公羊莊三十一年何注以祭天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
餘山川竝稱知其六宗用尚書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說

漢書郊祀志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劉昭祭祀志注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奏曰案尚書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

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召言明試召功玉裁按古文尙書東巡狩之下作望秩此無秩

徧于羣神

徧堯本紀作辯徐廣曰辯音班王裁按辯音班者蓋古說如是楊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今文家辯讀班相傳如此惠氏定宇左傳補注云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左氏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劉炫說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

王裁謂襄廿五年之男女以班眾男女別

而鼎哀元年之男女以辨三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鄭事一也班別辨一聲之轉

康成說古文班爲辨玉裁以爲今古文蓋本皆作辨漢

穀修西嶽廟記曰乃刊祀典辨于羣神與史記合或讀爲班或讀爲徧儀禮多

以辨爲徧古文家所由易爲徧也

論衡祭意篇尙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

揖五瑞

唐石經已下作輯當是衛包改也釋文當云揖徐音集

今大字作輯當是開寶中改也

正義曰釋言云輯合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攷今爾

雅釋言祇有集會也之文無輯合也之文蓋爾雅本又

作揖合也陸氏德明音義失載正義所引是善本作正義時尙書經文作揖不作輯今正義引爾雅作輯則天寶以後順經傳併改之也王肅尙書注揖合也亦是用釋言文

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韻會輯字下曰史記揖五瑞韻會誤

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

魏孔羨碑揖五瑞顧氏謂吉日證以此碑則從手者爲是

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揖志索隱揖音集

漢書兒寬傳曰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張揖曰統察揖聚

也臣瓚曰統猶總擘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玉裁按此注字譌不可讀既云輯楫集三字同矣則瓚曰楫當爲輯何不通之有竊謂古書多用揖字從手虞書揖五瑞是也此傳字從木故瓚正之曰楫當作揖師古以輯楫集三字同而不數從手之揖誤謂虞書作楫五瑞字從木故謂瓚曰當爲揖不通而不知瓚之是也虞書本從手師古本乃誤從木然因其所引從木可證唐初本尙不從車從車者乃衛包改也

郊祀志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音集玉裁謂此注亦誤當云與集同不當云與輯同也且又不知何以

兒寬傳注引虞書從木而此則從手

師古於儒林傳曰輯合也輯與集同玉裁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上使江公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比輯猶比和也樂其同己也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

詩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板辭之輯矣毛傳輯和也聚與和分二義可證

白虎通說朝聘尙書曰輯五瑞玉裁按輯當是本作揖淺人改之

漢書劉屈氂傳外戚傳百官表皆云輯濯輯卽楫字濯卽櫂字也小顏殆因此謂輯楫集三字同不知楫濯可作輯而不作楫集聚可作楫而不作輯古人同音假借雖寬而自有畛域學者旣能知其寬又能別其域而小學可明矣

旣月乃曰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皆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歲二月

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

子不見鄭之正歲二字耶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
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
夏正之寅月丑月戴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旣詳之
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七八月
之閒雨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
月作十一
月誤徒枉成十一月作十二
月誤輿梁成謂夏正之十
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
曰正月者唐正月也以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
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
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歲自
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

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

釋文守或作狩玉裁按依孟子白虎通訓故作狩爲長

爾雅石杠謂之倚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
邢疏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而云此注作十月徒杠成
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
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徒杠成十一月夏十月推求文
義當是孟子正文作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注作
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譌亂耳近曲
自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
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

說文一篇示部柴字下曰燒柴燎祭天也從示此聲虞
書曰至于岱宗柴又禘字下曰古文柴從隋省玉裁按
此聲古音在第十五部亦在第十六部隋聲古音在弟
十七部三部通轉至近說文所僞禘字此壁中尚書也

所傳至于岱宗柴此孔安國所以今文讀之之尙書也
今本作柴則漢以後人所改而非出於衛包也郊特牲
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
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按此及王制柴
字羣本皆作柴

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
告至也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玉裁按柴當作柴
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

後漢書祭祀志注云袁宏引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按考績
柴燎之語出孝經緯禮器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

續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是也公羊傳疏引鄭注岱
宗者東嶽名也柴考績燎也燎上刪一柴字語不完至
史記集解柴祭東嶽者五字卽岱宗東嶽也五字之誤
其下考績上又脫一柴字尙書後案採鄭注刪考績二
字但云柴燎也非是考績者謂考己之功迹禮器正義
云考諸侯功績非也

望秩于山川

周頌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徧于羣神正義曰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
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
之耳玉裁按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曰皇

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
后亦有此四字蓋上文不言秩故言徧羣神此言秩則
包攝徧于羣神在內鄭注此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
也惠氏集鄭注以此爲上文徧于羣神之注誤也頌殷正義鄭以經文前後詳略
互見故引經如是與光武太山刻石文合正義非是

肆覲東后

肆周禮大行人注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
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白虎通巡狩篇春秋公羊隱公
八年何注風俗通義山澤卷十皆作遂

協時月

協白虎通及漢永和二年詔皆作叶叶叶皆古文協字

也尙書大傳不協于極作不叶五行志協用五紀作叶
用於此見今文尙書之字未嘗無古文也嘗謂古文尙
書今文尙書者猶言古本今本非古文尙書皆用蒼頡
古文今文尙書皆用秦隸書也儀禮注古文作某今文
作某近人讀之每多淆惑

正曰

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歲二月東巡
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
後漢書律厯志注引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

馬王姚方輿皆以同字領一句鄭君注敘官典同云同

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依鄭此注
是同律並言管於上文之正字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
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度之丈尺量之
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定正之使依法疏蓋循尙書鄭
注爲之然則釋文大書同律下云鄭云陰呂陽律也蓋
陰呂訓同陽律訓律也史記集解引鄭注律音律恐有
刪節

漢書律厯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

白虎通巡狩篇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

五玉

玉郊祀志作樂不與五帝本紀封禪書同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玉裁按顏說五樂必漢魏人音義中語馬作玉班作樂蓋同一今文尙書而讀之者各異因而治尙書者所從各異也白虎通引作玉

三帛二生

生封禪書作牲漢書郊祀志二牲師古曰二牲羔鴈也汲古閣刻正文改牲爲生而注不改司馬彪祭祀志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字亦作牲然則五帝本紀白虎通

作生恐後人改耳

一死摯

釋文曰摯本又作摯玉裁按摯者後出之俗字故定從摯說文小徐本曰从手執聲則知作摯者誤也凡漢隸誤者不可爲據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摯至也从女執聲商書曰大命不婆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摯玉裁按虞書雉摯卽堯典之一死摯也此與土部塋字下文法正同大命不婆其子之本義也雉摯則引伸假借也

鄭注尙書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是其

義通

故引虞書在商書之後中以讀若摯同一曰隔之

古文尙書商書虞書皆不作摯而作摯者安國以今字

讀之既改從今字矣叔重存其壁中原字於說文猶鄭君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古文作某也

白虎通說朝聘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裁按生當作牲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禪刻石文曰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如五器

集韻去聲三十八箇曰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玉裁按此讀今尙書釋文不載蓋開寶中陳諤等刪之丁度等自擬未改釋文如字本有邢晉論語如之何卽柰之何也鄭箋詩柔遠能邇云能仰也

仰字當亦音乃個反鄭注尙書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故作音者謂鄭乃箇反鄭不作音乃箇之音後人推演其訓爲之耳凡釋文云馬某某反鄭某某反者皆後人於其解得其音爲尙書音者四人中有鄭君後人所托也

尙書集注云依集韻知鄭讀如爲箴鳥籠也玉裁按此語大誤鄭說五器所以盛羔鴈雉相授然則謂器爲箴可通如亦訓箴則牀上施牀矣且郭氏注方言曰箴那墓反韻書箴皆在墓韻非乃箇反也如讀爲那者自第五部魚模轉入第十七部歌麻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初

釋文大書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玉裁按云方興本同者陸氏用王注本作音義謂王本作如西禮姚方興本亦然也正義本卽方興本也云馬本作如初者謂如西禮三字馬作如初二字也陸不單書如西禮兼書至于北岳者如初二字上文已有恐其易混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引鄭注云八月十一月皆言初然則鄭本與馬本同也今定從馬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格當是本作假

藝祖今文尙書作禰祖尙書大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

載一巡守五帝本紀歸至于祖廟廟此皆今文尙書也
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
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
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此用今文尙書作祖廟也大史
公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盧植
云卽禮記此篇也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
夏四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廟

孝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

樂告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乃不收禰字豈黜今崇古歟禰字自伏生有之故呂伯離錄之字林補叔重闕遺今固執之徒謂說文無禰字不可用思所以代之其失也愚矣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曰舊說云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小徐本示部有禰字秋畋也從示爾聲然

則禰廟字本當作廼廟而假秋畋之字也

白虎通三軍篇尙書曰歸假于藝祖王裁按此藝祖二字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白虎通巡狩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尙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于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尙書證還格於祖禰則斷非藝字況下文又云尙書言歸假于祖禰可證乎

尙書大傳說堯典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釋歸假于祖禰也淺

人乃刪去尙書大傳禰字

春秋公羊隱八年傳注引尙書歸假于禰祖釋文曰禰本又作藝玉裁按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淺人改禰爲藝非何意

劉昭祭祀志注曰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曰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玉裁按晉初皆治古文尙書故張髦引堯典作藝祖

五載一巡狩

何休公羊注引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惠氏定宇云今文尙書不可攷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玉裁按五帝本紀言巡狩與尙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史記封禪書曰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

徐廣曰一作班

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
贊五月巡守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岳西
岳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
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
同漢書郊祀志曰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己齊七政遂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捐五瑞擇
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
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
贊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

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或云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華山澤篇曰謹按尙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費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疑有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

按應氏說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可證今文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尙書本無中嶽

古人引古有古語未終卽於其閒爲之訓故者如孟子梁惠王篇自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至章末皆引古也而巡狩者巡所守也述職者述所職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亾蓋徵招角招是也畜君者好君也皆是孟子訓故語

或云巡狩述職流連荒亾晏子訓故語

蓋者實之之習其詩一

句亦是孟子摘取五帝本紀文祖者堯大祖也封禪書
岱宗泰山也亦皆此法

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
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
敷玉裁按古傳敷通用詳禹貢篇

明試以功

說文三篇言部曰試用也從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公羊桓元年注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疏曰此逸書也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

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
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
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
高下矣玉裁按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三字其下當是
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守皆用

鄭注知之

順四時當作分四年

尚書大傳唐傳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司馬彪輿服志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

尚書大傳唐傳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涪川肇作兆

此今文尙書也鄭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此謂兆爲坳之假借字與周禮同若古文尙書作肇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魏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爾雅釋文鄭意肇訓始前此九州而十二州於此始不若詩生民元鳥肇讀爲兆也

肇從戈犀聲釋文及唐石經不誤俗本作肇非也玉篇五經文字皆云肇俗肇字干祿字書曰肇通肇正今本說文支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內從文作肇皆當改正

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荆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曰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扑者支之隸變手與又同也从木作朴非他經同鄉射

禮注書曰扑作教刑周禮職金注書曰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徐廣史記注曰終一作衆

欽哉欽哉惟荆之卹哉

匡謬正俗曰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王裁按此
據漢石經拓本在祕府者而言也洪氏景伯隸釋石經
尙書殘碑維字八見皆從系

卹今本作恤此衛包改也尙書本皆作卹衛皆改爲恤
妄謂卹恤古今字也攷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
是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潘岳耕田賦欽哉
欽哉惟穀之卹李注尙書曰欽哉欽哉惟荆之卹哉說
文引書無恙于卹字皆從口

五帝本紀欽哉欽哉惟荆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荆
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案古文作卹哉今文是
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王裁按徐廣所謂今文
歐陽夏侯書之散見僅存者也史記作靜者以故訓易
其字使讀者易通謐訓靜故易爲靜也若古文作卹亦
是靜慎之意周頌譏以謐我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

今毛詩云假以湓我爾雅釋詁云悲神湓慎也又云氣
謐慎貉謐顙顙密寧靜也莊子書以言其老湓也陸德
明云湓本亦作湓同音逸然則卹恤與謐湓皆同部相
假借皆謂慎靜蓋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
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貊然寧靜者

東原
師說

卹謐皆謂慎荆無二義也方輿僞傳訓憂誤矣

又按齊物論老湓湓讀同恤詩闕宮有恤靜也釋文云
湓郭許鴟反蓋讀與易闕其無人之闕同姚信闕作闕
古闕音同闕老湓謂寂靜也下文近死之心莫使復陽
也補足老湓二字之旨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荆之恤

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王裁按元帝及
班所用者今文尙書也則恤當本作謚淺人改之如王
莽傳之改台爲嗣也其審核之見呂荆合二篇連用古
每有此

流共工于幽州

孟子萬章篇舜流共工於幽州射義注流猶放也書曰
流共工于幽州王莽傳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
于羽山左氏文十八年正義引流共工于幽州孔傳幽
州北裔字皆作州今尙書作洲者衛包以俗字改也
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說文七篇山部曰竄塞也從山叟聲讀若虞書曰竄三

苗之竄按說文二竄字今本誤爲竄字小徐本已然用
本字爲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竄字今音七亂切古音
七外切見周易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
饗碑辭晉張協七命潘岳西征賦宋謝靈運撰征賦古
音竄與竄同也轉寫淆譌淺人乃謂古文尙書作竄三
苗由攷覈未至耳大部戮讀若詩秩秩大猷今本改秩
爲戮骨部勗讀若易曰夕惕若厲俗本脫讀若二字而
汗簡乃云古周易作勗舛誤正同

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之假借字也古無
去聲竄讀如鍛左氏昭元年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陸氏德明日蔡說文作檠按說文七篇檠檠散之也

私列桑割二切經典竄蔡殺槃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
流之也

殛鯀于羽山

說文四篇歹部曰殛殊也从歹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
山

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尙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
語晉語皆同惟說文云殛殊也廁殂殪之間則訓爲死
臯攷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然則
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惟改竄爲殺殺卽說文檠字之假借左氏傳殺管叔而檠蔡叔是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行論曰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高誘注云書云鮌則殛死先殛後死也王裁謂夏本紀舜行視鮌之治水無狀乃殛鮌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分明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左氏傳子產曰堯殛鮌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外傳亦言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山海經曰帝令祝融殺鮌于羽郊此皆渾舉不分析之習其實則先殛後死高注明析韋注晉語又云殛放而殺也

此四字依宋本今本

作放殛而殺之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

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殛

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

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

為說父不肖則罪之

則字依宋本禮記正義之字依四庫全書鄭志

子賢則舉

之以滿武王意也

見祭法正義

鄭語似迂曲云放居東裔至

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殛死者因殛而死甚明何必

滿武王意為此語也且洪範殛死本作極死左氏昭七

年釋文殛亦作極多方罰殛本又作極爾雅殛誅也魯

頌闕官小雅苑柳正義皆引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

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為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斷也

殛之所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大抵說經以文義爲主字書以字形爲主虞書殛訓誅不訓死說文者講字形之書故殛殛殛皆從歹一例訓死而引堯典殛鯀則爲假借於經訓兩不相妨也凡治經不知此者則窒於字凡治說文不知此者則窒於經近有改說文殊字爲誅者窒於經而爲之也

周禮大宰職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玉裁按劉向謂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今淺學謂殛爲殺大誤

釋文作殛紀力反葉林宗所抄宋本如是通志堂刊本乃妄改之

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作梟周字也尙書作罪秦文也

秦文見說文序蓋漢人以

俗行字改之汗簡曰臯出尙書恐想像之訾耳毛詩罪
罟或泥罪之本義釋曰罟罟不知漢以後經典本無臯
字

二十有八載

二十唐石經作廿今不從說文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
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是則廿卽二十字卅卽三十字也
而廿讀如入卅讀如颯卽以二十三十爲反語爲文辭
者如秦刻石維廿六年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
如顏介稽聖賦有子百廿如韓退之孔殘墓誌孔世卅
八皆用以成四字句開成石經毛詩于卅里卅維物終
卅里則三字爲句而不可通廣韻注云廿今直以爲二

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然則開成毛詩字作卅仍讀三十不讀如颯也此篇卅有八載卅有二人亦仍讀二十不讀如入又無逸卅有三年此篇卅徵庸卅在位皆仍讀三十考漢石經二十作卅四十作卅又考工記輪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鄭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卅此尤古文二十作卅之證杜子春以施之此處文理不通而正之者也 唐石經每行十字生卅徵庸卅在位五十載是也今王堯惠所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則十二字矣

帝乃殂落

說文四篇步部曰殂往死也从步且聲虞書曰勛乃殂

小徐本如是洪氏容齋所引正同大徐本作放勛乃殂
集韻十一模所引王氏伯厚藝文志攷引漢儒所用異
字正同今大徐本作放勛乃殂落有落字淺人增之也
玉裁按孟子春秋繇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勛字董子用
今文尙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尙書者疑古文
作放勛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又說文無落字當是
古文尙書孟子繇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尙
書今本古文帝乃殂落恐姚方興本未可爲據陸氏用
王本作音義恐不爾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
从無落字此當是馬鄭王之本或曰爾雅何以同今文
尙書歟曰今文亦是周人所習且殂落死也無妨殂字

一句落字一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者後漢中黃門
必治今文尙書者故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景純因之
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之
卽真也始言舜格于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
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云言堯
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姚方興傳
會之易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若孟子集注云放
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如其說似尙書
本作帝乃殂落孟子易爲放勳其亦誣矣

白虎通崩薨篇曰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殂落死者各
自見義堯見憐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氏召弓曰下各

字疑衍王裁按易言沒者謂包犧氏沒神農氏沒是也
殂落謂堯典書堯也死謂堯典書舜也

五帝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
天子之政薦之於天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按云得舜
二十年而老者卽今文尙書之徵庸二十舜本紀之年
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也云凡二十八年而
崩者包上文得舜二十年又加八年言之卽舜本紀之
得舉用事二十年攝政八年年五十八堯崩也堯典二
十有八載合歷試二十年攝政八年言之孟子之所謂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王充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
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

今本說
作三

十歲在位堯退

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
人今計數百有餘矣王氏說與史記合皆今文尙書說
也至皇甫謐云堯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甲申歲生甲辰
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
八在位九十八年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迴遊陽城
而崩尙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按皇甫
氏說在位七十載爲自甲申至癸巳則非在位七十載
但云在位至今年已七十由是甲午徵舜至癸丑二十
年爲堯年九十由是甲寅舜攝政至辛巳凡二十八年
而崩爲堯年百十八由其誤會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舜攝政堯遜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以爲共

有四十八年而不知史記云二十有八載以合於堯典
云凡以括上文二十年極爲明畫折衷之以孟子曰舜
相堯二十有八載古文尙書曰登庸三十在位今文尙
書曰徵庸二十在位則舜之臣堯竝無四十八年之久
且尙書明言朕在位七十載而以未任位二十年在位
五十年充之似皆非是至於皇甫說堯年二十登帝位
計堯壽爲百十八歲王氏仲任說堯卽位之年不知若
千歲姚方輿僞傳說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
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乖
異難定言底可續之三載當包於二十八載之中姚氏
說非也

史記在晉初已轉寫譌繆如秦本紀是時蜚廉
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案不當作使聲之誤也

蜚廉使於北方還而國滅紂死矣故曰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報此處句絕下文得石棺是別一事與漢滕公事略同文理極明而皇甫帝王世紀云作石槨於北方然則園晏之學博而不精其於史記仍譌襲謬可槩見矣其於堯本紀乃誤讀本紀不繆也

魏志明帝紀注詔曰昔放助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遇密八音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遇密八音

三載孟子縣露皆作三年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王作十有三年古人文字自不拘也或云三載女陟帝位鄭本作三年亦是一證余謂此或史記作三年而集解因改鄭注同於正文凡若此類甚多閻氏百詩輩槩指爲馬鄭之異孔殆非也惟此篇愼微以下至末乃姚方

與本未知馬鄭王本何如耳陸用王本而略於方興本之異同正義用方興本而略於馬鄭王之異同今人所習皆方興本也

白虎通四時篇尙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按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尙書改之者

孟子萬章篇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

從

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春秋繇露第五十二曰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

皇甫氏帝王世紀曰尙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是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太平御覽卷八十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薛綜東京賦注尙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作正月 格當是本作假

詢于四岳闢四門

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闢開也從門辟聲闢虞書曰闢四門從門非玉裁按下一字古文闢字從門非會意非引也普班切所引虞書則壁中故書然也書序馬本東郊不闢一作不闢此可證壁中闢皆作闢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改爲闢而柴誓序則好古所畱遺者凡說文引闢卽載字皆於小篆之下舉壁中尙書古文

明四目達四聰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舜本紀亦作辟四門

達舜本紀作通今文尙書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杜注曰闢四門達四窓以賓禮眾賢

釋文曰窓本亦作聰或疑不應作窓攷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

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此亦用堯典也蓋古文尙書本作囟窗者囟之或字窓又窗之俗體聰又囟之同音字

作囟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

昵庸可讀爲鏞也

作窗正合惠氏定字明堂之說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

牧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

牧

旁卽方字謂每方立三人也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任咎繇謨作王釋詁任王佞也

皇氏論語義疏色厲而內荏章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江所據尙書作荏字也

蠻夷率服

漢書景武昭元成功臣侯表引書蠻夷帥服古率帥通用如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

舜曰

首言舜曰已下乃言帝曰者以別於前文之帝曰且下

言熙帝之載故不敢言帝曰以著舜之見堯於羹牆之心也堯典之書堯舜如天地然天地竝尊而地必包於天如日月然日月竝照而月必兆於日也

谷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字不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爲不可用攷戴氏仲達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僞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轉寫佚之吳志曰吳主亮字子明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此字以儿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卽說文明也之訓也上自唐虞蚤有亮字而淺者疑之玉裁嘗謂不可以說文盡天下之字

不可以今本說文盡說文之字小學庶可大明矣

疇訓誰則專習訓類則統習雖則分別而實相通此疇
當訓類

僉曰伯禹作司空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僉曰伯禹禹平水土下句見呂
荆或卽約舉此下文

執文志樸家者流大令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
後世語玉裁按僉卽說文古文禹字漢書亦祇此一處
不得據以改漢後尚書如汗簡古文四聲韻所載也

帝曰俞咨禹

俞咨五帝本紀作嗟然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上也

女平水土惟時懋哉

說文十篇心部曰懋勉也從心浬聲虞書曰時惟懋哉
玉裁按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作時惟與尙書異本篇又
云惟時亮天工五帝本紀作維是勉哉則今文尙書亦
作維時矣古懋與茂通用茂之義近美故馬云美也爾
雅釋故云茂勉也董仲舒對策郭璞注爾雅皆引書曰
茂哉茂哉董用今文尙書者郭用古文尙書者是則今
古文皆一作茂可證也五帝本紀亦以勉字代懋字

禹拜稽首

稽者誼之假借字也

讓于稷

後世分別社稷字作稷漢人俗字也

契

說文八篇人部曰𡗗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從人
契聲玉裁按此正字也別無他義但爲元王之名故叔
重之說解如此蓋壁中尙書正作𡗗也公部禹字下曰
讀與𡗗同可知漢人通用𡗗人所共曉不知何時遺去
人旁借用書契許云高辛氏之子者左氏傳舜舉高辛
氏之子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然則𡗗卽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人其中之一也班氏古今
人表不得其主名故旣舉八元復舉禹禹者𡗗之假借
字漢書中用字假借極寬說文禹字下云讀與𡗗同者

此謂其音同非謂其字同也米部竊字下云离古文俛
此淺人妄增非許語也

暨皋陶

說文八篇禾部曰泉眾與𣎵也

各本作眾詞與也惟廣韻六至作眾與詞也不

誤眾與猶言多與以其字從禾故言眾與此字從禾白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即少與亦謂之泉

聲虞書曰泉咎繇又曰泉古文泉

此等字古轉寫失真

王裁按蕭

該漢書音義云泉尙書音巨洳反可證六朝時尙書作

泉今本作暨蓋衛包本音義無泉忍開寶時刪之也釋

文於孔序曰泉本又作咎陶本又作繇攷自來古文尙

書有作皋陶者有作咎繇者是以顏注漢書引尙書皆

作咎繇李注文選則皆作皋陶要之衡以古音則皋陶

二字古在尤幽說文引虞書作咎繇則壁中元本也

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

凡經典棄字唐石經皆作弃此因其字中有世字故避諱從古文作弃不必從也又凡葉字作葉亦是避世字棄字之中本非世字

黎民阻飢

周頌思文鄭箋云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正義引舜典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注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王裁按凡言讀曰與讀爲同讀曰蒔者易時字作蒔則讀曰俎者豈易阻字作俎乎初疑當是讀如俎謂其音同俎耳既

思阻字非難識之字鄭君何必比方爲音如憊之讀如
聒乎蓋壁中故書作俎故鄭云俎讀曰阻阻厄也學者
既改經文作阻則注文不可通乃又倒之云阻讀曰俎
經書中此類甚多請言其略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厚主
及道布及俎館杜子春云俎讀爲菹菹藉也書或爲菹
謂俎一本作菹下文云館或爲飽今本誤衍菹字元謂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

藉者此文義極明菹訓藉與說文解字菹茅藉也正合
今本改云菹讀爲俎俎藉也則不可通域氏下士一人
徒二人鄭司農云域讀爲蝸蝸蝦蟇也月令曰螻蝈鳴
故曰掌去鼃鼃蝸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蝸
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域乃短弧與此文義亦

極明

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蜺又作蜺短弧也

今本改云蜺讀爲蜺蜺蜺

墓也則不可通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

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元謂能訓說土

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

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

今本改訓

讀爲馴則不可通司服希冕鄭注希讀爲希或作絺字

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皋陶

碁鄭注絺讀爲希希絺也

見尚書正義

正合廣韵引祭社稷

五祀則用希冕今本改云希讀爲絺或作希字之誤也

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調凡爲依神也鄭注調之言同

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調以易識之字更爲難

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道里悠遠

山川諫之郭注諫音閒是卽讀諫爲閒明古假借法也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閒可證今本作
閒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所私以行大義高注仁
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
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西京賦烏獲觥鼎李善注
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觥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摧
勇字从才見毛詩盧令鄭箋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摧
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舛而不可通已上
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嗣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
如改經文之鉏爲菹則注鉏讀爲菹不可通乃又妄改
云菹讀爲鉏是也於是如蹊韞如首尾衡厯字與義不

謀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已襲此誤本而不省願治古文者於此等畱意焉此俎讀曰阻亦其一也古文作俎鄭讀爲阻此正如昧谷壁中作邳谷鄭則讀爲昧也古且與俎音同義同且薦也俎所以薦肉也孔壁與伏壁當是皆本作且伏讀且爲祖訓始孔安國本則或通以今字作俎而說之者仍多依今文讀爲祖訓始如馬季長注是也至鄭乃讀爲阻鄭意以九載續墮黎民久飢不得云始飢故易字作阻云厄也王子雖從之云難也姚方興採王注亦云難也鄭君周頌箋毛詩誼及孟康注漢書引尙書皆依所易之字作阻此引經常例而方輿徑用鄭說易尙書經文本字作阻不

作俎亦如僞孔用鄭說易經文作昧谷不作昨谷釋文
本簡略且開竇改竄之後原委尤不可攷也若今文尙
書作祖飢則其證有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
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
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尙書
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尙書作祖云
始也此馬氏用今文讀俎爲祖五也

宋本毛詩正義黎民俎飢俎讀曰阻

蘇州袁廷樞所藏本如是與曰

本七經攷文合

女后稷

鄭云時讀曰蒔按說文蒔更別種也周頌箋云后稷播

殖百穀殖植古通用亦卽易時作蒔之意也呂荊曰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祭法曰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
之鄭語曰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韋注
殖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說文十篇心部曰慈順也從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慈
王裁按慈訓順遜訓道今本古文作遜未審衛包所改
抑衛包已前已然禮記緇衣篇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毛氏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慈一字者漢魏人書
內間有慈字而不多見如王肅家語云小學記不陵節
而施之謂遜說苑作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遜馴皆訓

順也古文尙書五品不遜今文尙書作不訓訓通作馴
尙書大傳唐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史
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馴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
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殷本紀五品不訓漢書王莽
傳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
乃訓後漢書周舉傳帝下策問曰五品不訓劉愷傳調
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周禮地官序
官注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按此皆用今文尙書作訓
訓順也非敎訓之謂鄭注詩禮用今文尙書絕少此其
一也

王裁按說文引堯典假于上下平聲東作宅堦夷鳥獸

種髦又鳥獸廢毛帝曰鬻咨方殺倂功又殂遂孱功洪
水浩浩有能俾嬖方命圯族岳曰异哉締類于上帝雉
嫫明試以功竄三苗殛鯀于羽山放勛乃殂闢四門時
惟懋哉臯咎繇兪曰伯夷教育子八音克諧龍朕聖謨
說殄行皆言虞書而此句獨言唐書者從今文尙書例
也尙書大傳曰唐傳曰虞傳曰夏傳曰殷傳曰周傳馬
鄭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
商書四十篇今攷鄭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
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無聞蓋謂唐一家
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五家之教謂五代之
書堯典爲唐書皋陶謨爲虞書禹貢已下爲夏書湯誓

盤庚已下爲商書牧誓已下爲周書今文尙書例也三
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皋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
虞史記之或云夏史記之莫能別與故相承謂之虞夏
書商史所記者爲商書周史所記者爲周書古文尙書
例也左氏傳以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
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繫之虞書以敷內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繫之夏書敷內以言三句是皋陶謨文也是孔子時原以
堯典爲虞書皋陶謨及禹貢爲夏書漢初不分別則謂
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三科之說其列爲五家者
則直曰唐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許君蓋從五家之說
者也故引皋陶謨曰虞書引禹貢曰夏書引堯典曰唐

書所引假于上下等句本皆作唐書蓋盡爲後人轉寫所改其改之未盡者獨留此一處耳徐鍇本唐書曰稭

三百有六旬則併此尙存二處

今本尙書大傳係惠氏定字所集其前題虞夏

傳唐傳虞夏傳虞傳虞夏傳虞夏傳云云

殆合古文今文而一之未可依據也

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念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戾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

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喪五家大矣
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
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
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皆復爲
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王裁按此五家之教之證也三科
者古文家說五家者今文家說

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敷左氏傳作布王莽傳作輔

殷本紀帝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司馬彪禮儀志注丁孚漢儀夏
勤策文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後漢書鄧禹列傳莽

禹爲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袁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此皆用今文尙書也

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與殷本紀合 又案唐石經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九字一行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九字一行百姓不親五品不遇汝九字一行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九字一行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九字一行賊姦先汝作士五刑有九字一行但此經通體每行十字諦視初刻則此六行皆十字也一行曰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曰稷播

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四行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皋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六行曰□□□□□□五刑有字形皆
隱隱可識惟第六行石殘毀首七字新舊刻皆渾滅五
刑有上疑其同僞大禹誓之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疊
五刑二字同疊五教文法非此則第六行祇有汝作士
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去在寬上疊五
教二字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去六個字因改此六
行爲某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所據之本不
與今同也

帝曰皋陶

唐六典卷十八引尙書作咎繇

蠻夷猾夏

漢書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女作士五刑有服

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爲理尙書曰皋陶作士

呂覽君守篇高注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多師字

宄周禮司刑正義引鄭注作軌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王制注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正義引鄭注云宅

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玉裁按咤
說文作吒集韻云二形一字

史記五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此今文尙書也

惟明克允

堯典者記事之文咎繇謨者記言之文

戴先生云爾

非若後

世之求工也而其工後世莫尙焉左氏春秋季孫行父
言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天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
也然則舉禹作司空平水土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
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然則舉僕作司徒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然則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亦在臣堯歷試之時
且皋陶卽高陽才子庭堅象以典刑非皋陶莫勝任然
則舉皋陶作士亦在臣堯歷試之時而帝曰欽哉已下
但渾舉之以放流竄殛類敘於象刑之下因枝以振葉
也以禹作司空棄屨稷僕作司徒皋陶作士補敘於詢
岳闢門之時因尾而見首也禹宅百揆爲新命后稷司
徒士爲申命前略而後詳前闡而後明渾渾無涯而奇
巧乃如是

自慎徽五典已下二十有八載已上舜之美皆堯之美也禹稷俁皋陶之美皆舜之美也假令詳書舜之舉愷舉元堯之命諸臣勞之來之等語則無以見歸美於舜以歸美於堯之意故爲槩括之習此古史之無意爲文而文獨至也非季文子之釋經具在則不得其解矣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釋文曰如字徐音睡玉裁按徐所說舊音也工垂字他書皆作倭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倭葬其西郭傳云倭堯巧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

帝曰俞咨垂女共工

共讀爲供他處讀爲供者皆經衛包改竄如召誥無逸

是也惟此幸存其舊

垂拜稽首讓于父析暨伯與

漢書古今人表第二等作朱析柏譽此今文尙書也古
伯多借柏

帝曰俞往哉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銘辭曰往才女諧章樵
注曰古文尙書哉作才玉裁按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
尙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
本故哉皆作才潮厥由來乃僞作古文尙書者竊取張
平子碑耳郭注爾雅引書茂才茂才卽懋哉懋哉也又
論語鄭注曰古字材哉同

帝曰疇若子上下草木鳥獸禹曰

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玉裁按此當依馬鄭王不得從方輿肱改令前後一例
安見益非禹所獨薦也

閻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曰晚出書僉曰益哉三家本
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旣命之仍舊
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
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竄爲僉
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坐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
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
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卽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爲異愚

于是嘆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王裁按此非枚頤之罪
乃姚方興之罪也今按毛詩秦誥正義虞書稱舜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兪益汝作朕虞此
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興本汲古閣正義作禹字之誤文選羽獵賦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盛曰尙書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汝作朕虞李氏亦用馬
鄭王本與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但其下文又引孔
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其所稱孔安國者卽方興也經
作禹曰傳同方興蓋方興本亦或作禹曰不則李氏不
應經用甲傳用乙尙書正義本特據其作兪者妄指作
禹爲誤耳

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哉皆者僉之訓詰字也此今文尙書也

益哉帝曰俞咨益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曰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繇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師古曰繇古益字也玉裁按卽說文所載籀文噍字也同音假借爲益字今本漢書及集韻等書皆譌失其眞矣漢書伯益字亦惟此一處作繇餘不爾

女作朕虞

秦詩謚云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
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

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按予虞卽堯典之朕虞
謂朕之虞官也鄭注云言朕虞重草木鳥獸是也莽之
不通文理與更名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同一可笑
工乃官名共工猶作士也師古注共讀曰龔是也莽於
人名不欲其二字於官名不欲其一字又攷五帝本紀
以垂爲共工以益爲朕虞百官公卿表垂作共工赫作
朕虞文選廿七注應劭曰尙書曰禹作司徒空之誤棄后
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此亦有師字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

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按此劉向上災異封事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注也與五帝紀百官公卿表皆以共工朕虞爲官名今文家說如是

又按五帝本紀皋陶爲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則司馬未嘗并朕爲官名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

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按季狸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也方輿採馬王說朱虎熊羆爲二臣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說文五篇△部曰僉皆也從△從叩從从虞書曰僉曰伯夷按尙書僉字始見於四岳舉鯀亦可以見古人稱引之不拘也

帝曰俞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勦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氏詒穀志祖曰案舜帝之命官於伯夷獨曰俞咨伯而不名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玉裁按蓋今文尙書說也五帝本紀嗟伯夷豈大史公以意補夷字與

女作秩宗

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曰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漢時緯書夔有作歸者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歸讀曰夔

帝曰夔命女典樂

樂記注書曰夔命女典樂

教胄子

古文尙書作胄子今文尙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稊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有稚也豳風

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故字代經字此穉子卽經之育子合之楊雄宗正箴云各有育子世以不錯子雲著作多用今文尙書然則今文尙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尙書作胄子者釋文曰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爲音義王本馬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孚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文十四篇士部曰育養子使從

依玉篇衆經音義

善也从士肉聲

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尙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尙書也許君偁孔氏

而不廢今文鄭君注禮多倂古文而閒用今文如度西
曰桺穀親百姓訓五品皆是也大司樂釋文曰育音胄
本亦作胄按本亦作胄者或用古文尙書改之也攷育
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
猶如鹿舍人猶作鬻卽鬻字郭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
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
育長也馬注尙書胄長也長養義近而育胄訓同馬云
教長天下之子弟則與許君養之使從善正合皆教胄
連讀而其他或訓爲穉子或訓爲國子則言其可長可
養也皆胄子連讀

裴駟集解曰案尙書作胄子穉胄聲相近玉裁按穉胄

聲相近此裴氏語也或於其上妄加孔安國曰四字不知裴氏時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未出故太史公虞舜紀同於尙書慎微五典以下者裴氏祇引馬融鄭予王肅語絕無孔安國曰也按史記者當刪此四字

索隱正義引孔

安國曰者信方興所作爲孔安國所作也

直而溫寬而栗

說文七篇鹵部曰𩇑古文栗也

大徐本作古文小徐本作籀文今按當有籀文

古文各一字而脫其一以鹵籀文作𩇑籀文作𩇑又玉篇云𩇑籀文作𩇑例之則從三鹵作𩇑者籀文也從鹵從二鹵作𩇑者古文也鹵古文𩇑也今說文作𩇑恐有譌從𩇑從二鹵徐巡說木

至西方戰栗也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前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尙書一

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衛宏傳亦曰
時沛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木至西方
戰梟徐生釋从西之故也論語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
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摯也故古文梟木字從西取戰梟
之誼而凡戰梟字皆用此也堯典咎繇暮寬而梟蓋壁
中尙書作梟而徐巡說其字情如此會意字也自部隍
凶也亦徐巡說

閻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禮記鄭注引簡而辨王氏
鳳喈尙書後案亦云今案禮記注絕無此語惟表記虞

帝寬而有辨注云辨別也猶寬而栗也引虞書無異閭氏筆誤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傲漢志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漢書禮樂志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論衡謝短篇尙書曰詩言志歌詠言玉裁按古人引書多作詠正義曰定本經作永字訓爲長釋文曰永徐音詠又如字五帝本紀歌長言則其字亦作永與班異

律和聲八音克諧

說文二篇侖部曰醵樂和醵也從侖皆聲虞書曰八音克醵玉裁按醵今字作諧猶醵今字作和也

漢書禮樂志云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師古曰敖讀曰傲咏古詠字也玉裁按說文咏或詠字也班用今文而作胄子者或胄育古通用或淺人所改未可定也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玉裁按依釋文則當作于如孟子女其于于治尙書既作於則音烏句絕

是也史記正義曰於音烏

漢書禮樂志云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論衡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風俗通義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垚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聖古

文垚從土卽虞書曰龍朕聖讒說殄行聖疾惡也玉裁

按卽下當有聲字古文已卽爲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

音次讀如漆是以周官巾車然棋軟飾

今本
譌軟杜子春軟

讀爲漆琬之泰王符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卽列女

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卽也

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聖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疾聲同在第十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聖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首部引布重箕席而釋之曰織弱席也謂此箕非火不明之訓也口部引洪範曰圉而釋之曰圉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此圉非回行之訓也學者可以得其通例矣釋文徐在力反此今音也古音在悉反塗古音同今音疾資切

震驚朕師

吳志吳主傳評曰讒說殄行陳氏用古文尙書也
史記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

行振驚眾玉裁按畏忌者望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只作爲張音危睡反耳爲與行義通殄爲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尙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

二內字今本皆作納下內字五帝本紀百官公卿表作入今文尙書也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

二十開成石經作廿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天功五帝本紀作相天事亮訓相此本爾雅釋詁姚方興於亮采及此皆訓信按說文諒信也亮明也是假亮爲諒也假借無礙於說經然曰信立其功曰信立天下之大功不亦拙乎功蓋今文尙書作工故五帝紀於此曰相天事於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亦詁以天事古者工有事訓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白虎通攷黜篇兩言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玉裁按李尋班固皆言三考黜陟不連幽明字合之五

帝本紀云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以遠近詰幽明而下屬然則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也姚方興讀黜陟幽明蓋本馬王與

又按尙書大傳曰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不必今文家幽明下屬也又谷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

吳志虞翻傳注曰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曰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訓北言北猶別也誠可怪也王裁按說文九篇厶部曰厶姦衰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

厶二篇八部口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所引韓非語相聯屬五蠹篇背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自營爲厶六書之指事也八厶爲公六書之會意也韓非以背訓八故許君釋之曰八猶背也尙書分北三苗鄭君注曰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北猶別也古北背同音通用韋昭吳語注曰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云八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正互相發明分別之乃相儼背其義相足故許不云八背也而云猶背也鄭不云北別也而云猶別也凡古訓故之言猶者視此矣虞

翻不知堯典經文自作北字鄭注是古義輒欲改爲公
字而譏鄭非也說文八部又曰𠂔分也從重八八別也
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虞蓋因北字篆作𠂔疑爲
𠂔字之誤不知北可訓別無煩改字且𠂔別同義同音
而異字許君未嘗以𠂔爲古文別字繫諸𠂔部別字後
也玉篇汗簡皆云𠂔古文別誤由仲翔耳周官經大卜
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楊氏用修丹鉛錄謂別當作𠂔以从重
八正與六十有四巧合也玉裁謂三易每易有八每八
分六十四故云其別下文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亦是每
𠂔有十每十分九十用修巧合之說於三易可通於三

夢何以說且夬字訓分非如二十并爲廿三十并爲卅之例未可以易字義而改經字矣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此亦引古說字形如麓相靈利士之比引易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麓字從艸麗會意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字從目本會意引易豐其屋說靈字從山豐會意引易利者義之和也說利字從和省之意引易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說士字從到子之意此引上下有別說重八之意上別下別故其字從重八也

又按惠氏定字集尙書鄭注不載虞翻別傳四事意謂仲翔誣鄭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鄭未嘗

訓洮浣衣也豈知鄭注實實如此至同爲酒杯更不待言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考而知也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此生三十而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也年五十八堯崩此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閼密之後乃踐帝位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尙書爲史記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

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

今本誤作三十

在位堯退而老

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任位之時必已成人今

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

今本誤作三十

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

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

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

今本注疏誤作五十

在位在位

時尙慕故言五十也王裁按尙同古文尙書作三十在

位則不爲五十而慕之證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

尙書正義曰鄭

元

宋本元本明監本作罔誤汲古閣本作云誤也

不讀此經云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

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尙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
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
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
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
沖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令鄭本作登庸二十與方輿所
據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
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近人多不解讀字之旨讀有
擬其音者某讀如某是也讀有易其字者某讀爲某是
也凡言讀爲音韻必相近有音韻絕不相近而焯知譌
誤易其字者如某當爲某字之誤也是也

或云當爲某
或云讀當爲

某此三十當爲二十與儀禮之四當爲三正同皇甫謐

曰史記集解舜以堯之廿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謂舜

一歲也徐廣引甲午徵用七十九年謂舜七十九歲也太平御覽

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世

紀曰舜年八十即真以仲冬甲子月八十三而薦禹九

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

百歲皇甫亦用今文尙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

云甲午徵用壬午即真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

與其紀堯者合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

十八年五字也堯之二十有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

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

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即真四十年言之堯典

自慎微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
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已下乃
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
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卽眞四十年之實併
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其一在八年內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
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
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
非方興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
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不牽合前
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侶較今文家說爲易
了

錢氏曉微曰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他家於庸字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句絕爲異也王裁按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厯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

又按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尚書合此鄭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

曰大戴與今文尙書合

又按鄭君云登庸二十蓋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

作徵庸方與本作徵未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

朱版如是

上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畱葬焉

書說舜曰陟方乃死

陸德明序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

古文尙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

晉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古文

集注俗聞或取其舜典篇以續孔氏玉裁按此言枚頤

尙書初出自晉徵已下經傳俱亾故或用王肅傳或用

范甯注補之傳注用王范則經文亦王范本王范本必

卽馬鄭本是則舜生三十以下非僞孔本而實馬鄭王
范本也陸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
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舫頭買得上之是則正義
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采馬王之注僞爲之者而
脊微已下經文卽馬王本更無疑矣安得云舜生三十
徵庸三十乃僞孔所妄改乎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
馬季長語則王子雝語也絕非出於作僞孔傳全書者
之手 僞孔傳又有真有僞五十七篇出於一人之手
僞孔傳之真者也舜典一篇出於姚方興之手僞孔傳
之僞者也 姚方興作舜典僞孔傳而采馬王注爲之
則非杜撰也其於經文但僞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協于帝十二字以傳合僞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于堯
典復出此篇之語度正義所載此十二字之傳出方興
杜撰者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
六字竝此十六字之傳則又不知出誰氏之手故釋文
序錄曰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梁武時爲博士
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
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是
則此十二字梁武所不信梁武意孔本舜典卽當從脊
微起不必取頭可謂觀書眼如月但知姚之詐而未知
孔之詐也釋文又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
句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陸謂方興所上孔氏傳有

之王肅本本無之陸所爲音義用王肅本上文言之明
矣釋文又曰方興本或此十二字下更有潛哲文明溫
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句聊出之
絕於王注無施也云凡二十八字異者合十二字十六
字計之凡廿八字皆王肅本所無也音義旣用王肅本
則二十八字不當存而大書十二字綴書十六字以存
之改云聊出之也雖出此二十八字而王本無注故曰
於王注無施也十六字不大書者此又方興本之別本
尤不可信也竊謂方興當日讀孔序則慎微已下爲舜
典而慎微五典斷非一篇起語乃不疑孔說之妄輒摹
擬堯典造十二字加於馬王本經文慎微之上乃後可

采馬王注作僞傳苦心今如可見而得其書者以脊微
五典云云可配以親九族云云重華協於帝五字不足
配放勳已下二十四字乃更增十六字或梁武駁十二
字不行之後方興又私益之故流傳有此二本也方興
殊不思始作僞孔傳者其用心苦而巧孔傳之亾非枚
顓亾之作僞孔傳者亾之也何以亾之亦知脊微五典
不得爲一篇起語而其說已立其序已成不能更革將
欲增之則衛賈馬鄭本具在卽梁武所議亦早計及之
將欲不增則非比殷庚顓命之天然分析爲三爲二絕
無善策乃僞託於亾任天下後世遵吾說者或經析之
無所增或增數語而譏議之矢不集於我且此篇孔傳

亾而不補則正可證未亾者之皆真非屬其用心之狡
至於如此而方輿乃爲之奴也一陸所音舜典王肅注
也正義所疏舜典姚方輿采馬王注造爲孔傳者也陸
不信姚注而孔穎達信之故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
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
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
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大航
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
施行方輿以罪至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云
方輿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不云方輿採馬王注造孔傳
舜典一篇蓋謂此爲真孔傳而方輿得之故爲之正義

猶謂二十五篇爲真古文而枚頤得之故舍馬鄭王本而用孔本也釋文自慎微已下舉馬云王云頗詳旣用王注本爲音義則不當言王云猶用孔傳爲音義不言孔云也而必以王云與馬云並舉者正爲表方興注所襲王云必先於馬云者猶用孔傳作音義必先孔後馬鄭王也若正義用姚方興注姚方興用馬王之本采馬王之注馬王之本則真古文尙書也原流井然近注尙書者乃云徵庸三十系僞孔所妄改登庸二十爲真古文尙書欲尊真古文而轉毀廢之則攷核之未至也

陸氏序錄云范甯變爲古文集注今本古字譌作今字朱氏錫鬯荅毛大可書引之非也云變者變孔傳古文

尚書爲之蓋兼注五十八篇兼採馬鄭王三十一篇注說也至隋時其書已亡僅存舜典一篇故正義云范注以慎微爲舜典之初隋書經籍志有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云梁時有甯注尚書十卷亡唐初釋元應作大唐衆經音義引范甯尚書集解寇賊姦宄之說所以獨存舜典一篇者正因陸氏孔氏所云用此注補孔傳之亡也至正義用方輿注而此一篇又亡不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矣。舜典一篇孔傳亡必經傳俱亡非有經無傳也若枚頤所缺有經文起於慎微則方輿何敢臆加十二字又加十六字梁武何難云梅頤所缺經文不如是以折之毛大可云傳亡

非經人謄說也釋文於他篇俱記馬鄭王本之異孔者此篇祇載馬本作如初異於王本方興本之如西禮。方興自慎微已下大約與馬鄭王本略同惟僉曰益哉與馬鄭王不合正義已言之放勲乃殂落作帝乃殂落正義雖不言馬鄭王皆作放勲竊意必方興朶改釋文皆不言者釋文祇載馬鄭之異於王若方興本之有異不屑載也如初作如西禮則載之者因王本而及之也。帝王世紀所引放勲乃殂落不同方興本蓋用馬鄭王本也尙書正義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按帝王世紀今不傳所云載孔傳五十八篇者未知其

審見於太平御覽者云太甲一名祖甲高國三十三年
與孔傳合。孔叢子小爾雅皆系僞書其論書篇雜取
尚書大傳王肅尚書注爲之如有繆在下七觀教誠而
愛深欽四鄰諸條皆尚書大傳也如說內于大麓禮于
六宗其在祖甲諸條皆王肅尚書注也皇甫士安帝王
世紀說太甲固引孔叢憂思三年追悔前愆之語則孔
叢子在晉初已有之蓋僞孔古文尚書僞孔安國傳僞
孔安國孝經傳僞孔安國論語訓僞家語僞孔叢子皆
出一時大約王肅爲之君而皇甫士安輩爲之徒故僞
孔傳多與王肅合士安帝王世紀蒐採至富凡作僞之
書皆所不廢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
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
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
命和仲居西土

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爲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

曰昧谷

徐廣曰一作橫

谷

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

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
昴以正中冬其民煖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

月正四時信飭百官報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謚
兇曰共工旁振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
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張氏正義湯洪水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繇可堯曰繇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堯於是聽嶽用繇九歲

張氏正義作載

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報皆言於堯曰有矜在
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閒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
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

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玉裁

按四門穆穆四字當是淺人妄增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憚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指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廟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璧十有二州浹川象以典荆流宥五刑鞭作官荆朴作教荆金作贖荆書裁過赦怙終

徐廣曰一作衆

賊荆欽哉欽哉惟荆之

靜哉謹兇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

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

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

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

徐廣曰變一作變

放讎

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殄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四舉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

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竈蟬竈蟬父曰帝

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
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
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
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
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
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枉側舜年二十
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
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舜居嬖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
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廩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子牛羊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惡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竊竈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攷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魘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

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敷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

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
子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爲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
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
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
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敎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
簡而毋傲詩言意謂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母
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
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命汝爲
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
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細陟遠近衆功咸與分

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
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成議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
虞山澤辟棄主穰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
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避違唯禹之功爲
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可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
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
虺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
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
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
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
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
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
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